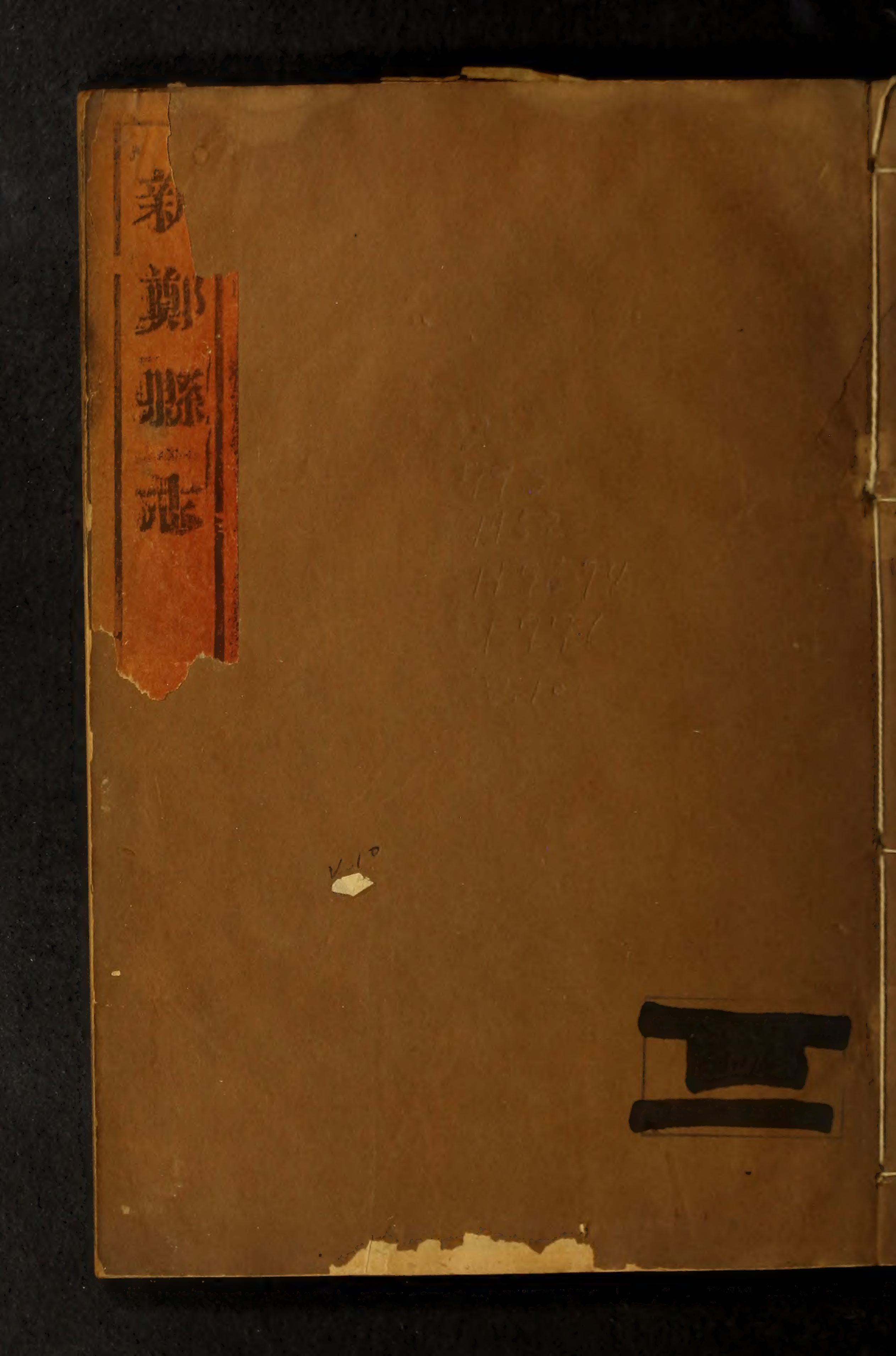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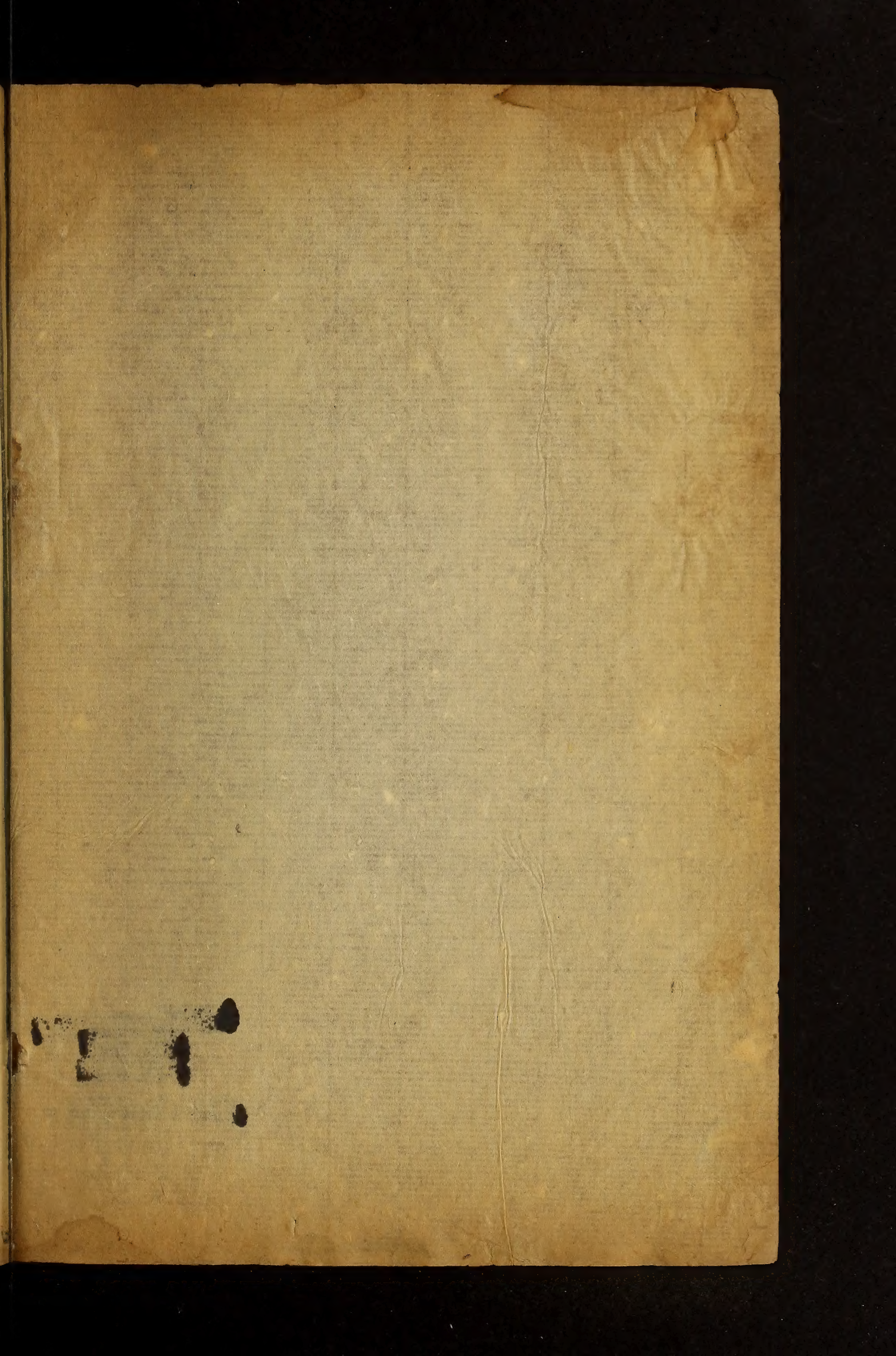

新鄭縣志
三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七目録

藝文志七

國朝

魏禧

留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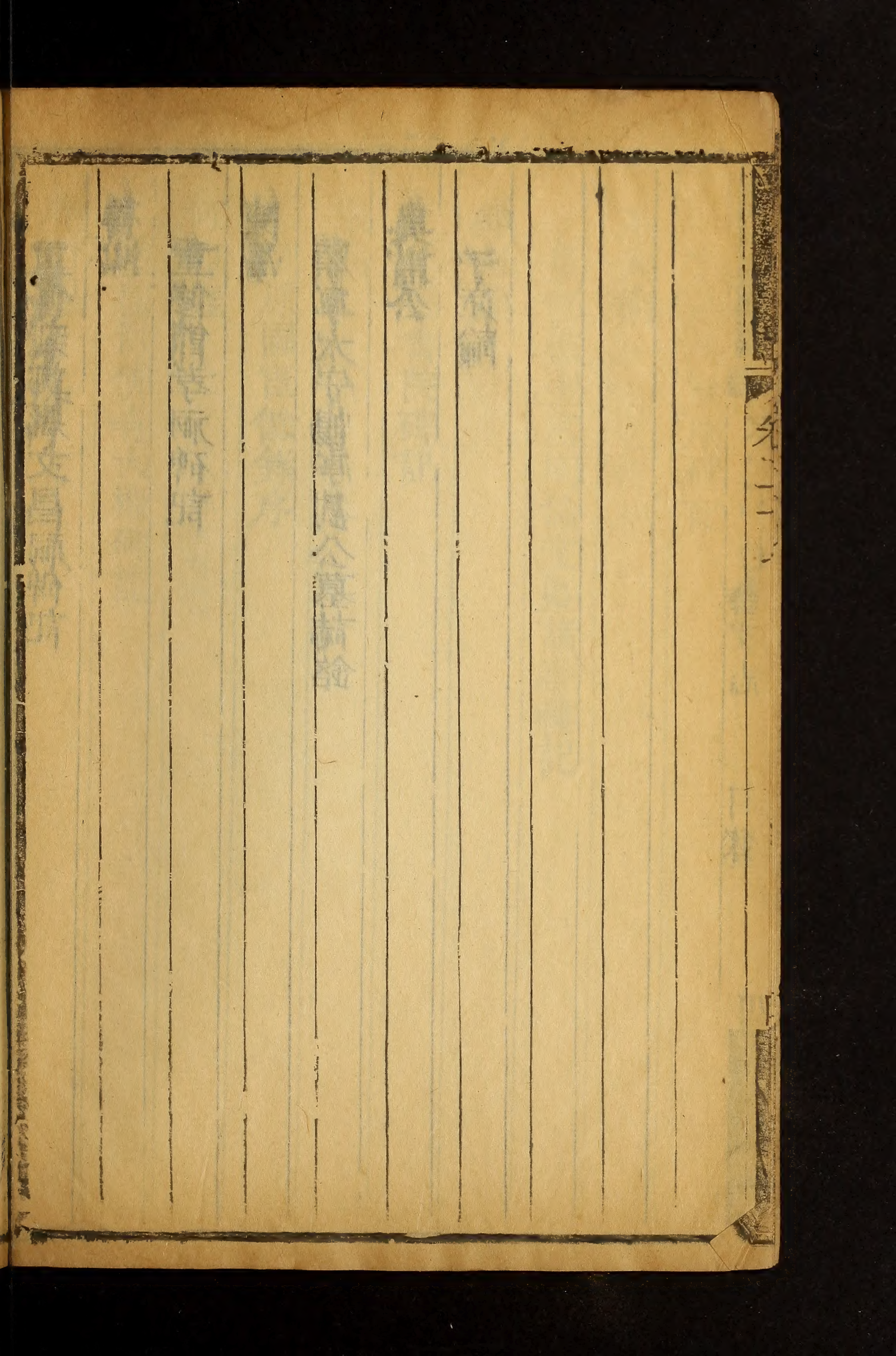
顧炎武

子大叔之廟辨　以日同爲占辨

天道遠辨　鄭忽書名辨

鄭風辨

吳肅公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七

國朝

留侯論

魏　禧寧都人

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古今草昧之際竒才志士得一失一自非根本忠孝之性達於天地之心其能爲三代以下之完人乎因作此論而附識之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

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旣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讐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讐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讐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讐者莫如漢漢旣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讐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讐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足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

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俾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遊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見魏叔子集

子大叔之廟辨　顧炎武崑山人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

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毁於南鄉子産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産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塟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删其一耳見日知錄

以日同爲占辨　顧炎武

禆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辨　顧炎武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愼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元賦曰愼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鄭忽書名辨　顧炎武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

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鄭風辨　顧炎武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以上俱見日知錄

讀列子書後　吳肅公 亶號 人

列子書所稱生死幻化共皆二氏嚆矢乎大旨與莊畧同莊本道德
而極之無爲爲治列本冲虛而歸之造化自修莊子精深浩蕩列則
蹤乎後已劉向曰穆王湯問迂誕怪譎力命楊子放逸乖背疑非列
子言然其他篇亦無以大勝也列安得莊匹也而莊子亟稱之則其
書當亦有其至焉者其秦火之佚而贋者補之歟讀其文弗可以弗
識也予嘗恨瞿曇氏舉穆王遇化人及孔子西方聖人語以爲春秋
固有佛而孔子已心服之世之讀書而惑於佛者從而信焉嗚呼何
悖且陋耶莊列稱至人稱神人又稱眞人安在化人之爲佛耶佛生
於西得援以證耳彼古莽之國窮髮之北藐姑射之山元水之邱其
人又安在邪而不知莊列固無弗寓者榮啓期林類佝僂丈人辨曰

小兒以及盜跖輩夫子皆稱之其果夫子言耶以若所云則是鴻將也罔象也力也命也知也皆是也未也鯀之背鼈之足焦之鹿媢之石來丹之劒飛衛之射夸娥之山無弗誠然者嗚呼彼何異夢中語也泥於其說以誣我夫子泥書陋也誣聖悖也王元美以是語也爲儒而瞿曇其學者陰益之是又以夢釋夢也化人者安在其爲佛耶讀書者又弗可弗辨也見街南文集

與新鄭廣文傅公定書　耿介登封人

接手書知足下在鄭陘山溱水間文風丕振歡慰累日猶有進者聖人說素位而行看一行字是隨處皆有當盡職分若須臾離道便不是君子這君子是成德之稱我之德既成而又足以成人之德則謂

之教教者修道之謂緣此道率于性命于天人人皆有只爲氣禀物欲所蔽故須修修者還其固有而已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下逮國學術序黨庠家塾無非學則無非教今日成均而外州縣廣文之設猶其遺意也人皆把此席看得輕了動輒曰寒氊曰廣文先生官獨冷也殊不知咬定菜根方可做得天下事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意正好彖求足下正當秉鐸之任顧名思義此中儘有職分可盡況新鄭爲子產遺愛之處衣冠仕族相望正可陶鎔幾箇出來爲聖賢爲豪傑爲博物君子豈不大快勿曰此一邑也無關大化今儼然擁皐比執經問業履滿戶外果能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一舉一動皆足爲多士模楷力挽人心利欲之習而返之以道

義方見儒者有轉移風會之權亦勿曰舉世皆作如此人我亦如此便了試思天地三才而位置人于其中即以成己成物之責壽之必不應悠忽玩愒與草木同腐誠能以志帥氣拔出流俗之中向希賢希聖處做見得從前蹉跎歲月皆爲可惜嗣後有限光陰皆屬有用于顧名思義之中盡修道立教之責取多士中賢者爲講習麗澤之助則成己成物一舉兼得此便是素位而行向後無窮事業亦皆以此爲根本不止了却廣文先生之事而已足下以爲如何　見敬恕堂集

重建新鄭學宮碑記　朱廷瑞　歙縣人

余惟古之爲治有政有教而循良之吏必以教化爲先則修舉學宮其於振興文教實始基之煌煌大典吏厥土者咸重圖焉況中州爲

古列國地哉明季寇氛蹂躪晉豫河以南城郭室廬焚燬殆盡學宮片地焦土赫然新鄭其尤甚者也

皇清定鼎文化覃敷　詔令所頒亟亟以興學爲首務余奉

命視學兩河躬率勸登庶幾就緒向以校士有事伊洛懷孟閒兩道經新鄭邑令馮君庭謁余一見知其文吏且能吏也維是學宮茂草余思爲經始舉以屬馮君馮君慨然任之首捐其養廉資爲邑學士大夫倡擇材運甓甃鼓鳩工不數月而宮墻之內奐焉輪焉且以其餘爲奎樓費既五月余自河北歸則諸生秉忠輩以成功來告而請余文記之余於是益歎馮君文吏且能吏爲不誣也夫鄭自桓公武公寄帑虢檜閒介二邑爲國因施舊號於新邑則新鄭蕞爾桓公之

所造也武公之所和也司徒緇衣之澤猶有存者迨後風俗漸流日非其故青衿城闕取譏詩人然子產太叔諸君子相與後先而紀綱之用以相持於不敗則知人性之皆可爲善而教化之誠可爲也夫今古不同而人性不甚相遠教化之事視長吏之躬率爲何如耳昔孔子過蒲自入境至庭稱善者三余於馮君雖未獲數過習其所爲治鄭狀顧即修學一事度之田疇子弟之際知其有彬彬者矣爰因諸生之請筆而授之俾歸而勒之石非徒樂馮君之能崇我聖教而丹堊其宮也誠樂馮君之能奉揚聖教以治鄭如向子產太叔所云云而欲鄭之人士尚克由茲教化世世不衰也是則余之望也夫是則余之望也夫馮君名嗣京字上立古隨人時同事者爲學博李君

名一榴字五明固始縣人勸課工則生員高克昌等俱得並書

子產論　　馬驌鄒平人

國非有強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鄭小國耳居南北之衝自莊厲以來晉楚交躪其地國之不亡倖矣乃以五歲即位之簡公國家內亂疆埸外擾悼共方爭邊吏日警而不數年間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民國家晏然稱治焉謂非子產之力乎其始從政也輿人謗之同列猜之迨其後誰嗣歌矣甚至鑄刑書作丘賦而民不怨賢能任矣甚至放游楚殺駟黑而大夫不怒使當大國而權藉憑焉管仲蔿獵之功不足多也乃受政之日惴惴然國偪族寵之是懼有子皮左右先後之猶懼弗克勝無他春秋之國鄭稱多事固難治

也自桓文霸而鄭始病自悼共爭而鄭始危成公從楚鄢陵不振僖公從晉鄬會不終鄭益不可問矣齊桓之世鄭雖受兵而三良爲政諸侯莫之敢輕今則子駟之侈焉而死子孔之專焉而死伯有之愎焉而死伯石豐卷之流猶耽耽焉鄭益不可問矣子產奔晉子皮止之委以大權而子產乃得行其志鄭之有子皮齊之有鮑叔牙也子產之功不及管仲者則以無大國耳雖然有幸焉晉悼霸而鄭人賴以反正晉楚成而鄭人得以休息蕭魚以後國無外敵入陳以後國有兵威子產爲政正鄭國化弱爲強之時也而子產之賢足以任之是以列國之君卿大夫咸欽其人而重其才外交固內事舉民賴以安惠孔厚也死之日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丁壯號哭老人

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嗚呼生令民愛死令民哀如子產者所稱古良臣也見繹史

鄭伯克段于鄢論　　萬斯大寧波人

段于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母而驕以至于亂繩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鄢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之貴之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予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

不叛反助段以取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盖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因以斃之而反以巖邑辭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鄢復何能爲斯時諭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更蹙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見學春秋隨筆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解　汪琬長洲人

突之以庶奪適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斯其說亦謬矣夫仲之

易置其君也如奕棊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見鈍翁類稿

重修文襄高公祠堂記　李永庚邑令

邑治北有明相國高文襄公祠令以時祭享久矣年久為風雨剝蝕櫨棟漸就傾圮神靡所依灌土而馨若野祭然予履任卽瞻拜其下旣慕且愾意圖搆新而未暇焉庚戌歲始克謀諸邑縉紳及高氏諸

博士弟子員捐俸醵資庀材鳩工起於三月以八月落成凡堂五楹繚周垣而顏其額丹堊几案悉備俎豆揩除煥然可觀邑諸君子復請予記其事刻石傳遠予固不獲以不文辭也因思此舉有大不偶然者何也公與予鄉太岳張公同以名相顯重當時其揆輔表見勛在史冊皆所稱賢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鄭云但二公各負濟時之畧其心同正而迹若相梗者猶伯夷之淸別于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之和別于伯夷之淸也而進江陵者退新鄭進新鄭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鄭者也昔蕭曹同起里澤及乘時殊建各有短長至於就榻問代不但蕭能舉曹卽曹亦自知蕭之必以己代而竟促舍人治裝以俟召也兩公生沒豈斤斤乎肎合塵步之間

也哉予生於江陵與相國爲世戚嘗悲其事而誦前史識往哲文未嘗不重新鄭願爲之執鞭也今旣獲展其忻慕之誠復得佐其獻享之事則新新鄭之祠者予其可一日緩耶夫三都諸賦晉問諸作敘山川風土物產之奇必歷述古之賢豪者誠以邑有山水必藉賢豪以增其色而登臨憑弔者未有不瞻拜徘徊於其祠墓而思表其揚榛者焉盖邑有人則塊土皆靈矣自今而後焉知不再有繼文襄而起者耶予故曰盖有大不偶然者在也嗚呼鄭多君子典型在望溱洧之水湛然祀公祠者將謂千秋之下尚有同心歟謹記見舊志

新建興學書院碑記　李永庚

大中丞佟公來撫兩河節鉞甫臨即下令問民生疾苦剔吏除奸復

飭建講學之所勸學造士務期上宗孔孟下接周程令申所及吏民風動新鄭紳士自四川學使張公至明經弟子等皤然勃然咸造縣課所以爲講學地者期無負我大中丞作人盛意予乃倡爲書院之舉僉欣然從事爰醵金鳩工陶甓丹堊是勤是亟不兩月而告成爲費若干堂三楹周垣繚之顏曰興學書院遵公教也乃歲約月會之規予與鄉先生左右厥事復捐俸刋朱子白鹿洞學規及楊晉庵講學八則分爲二卷名曰興學大義板藏尊經閣博士司之俾諸士易於傳習工成僉請記於予予惟治莫大於興學自三代後倫教不興而庠序黨塾之制壞學宮雖設而博士齋房之義湮浸滛至於今日丹鉛訓詁以六經爲科第之藉以官材爲榮祿之途師以此爲教親

以此爲期而爲之子弟者率貿貿焉相逐於奔競而不知返嗚呼人心不適道風化何由隆哉予自待罪以來厲茲夙夜刋鄉約以勸愚民設社學以教子弟約月會以課秀士復編刪大學衍義補以明聖學之有歸然而信者十之七八疑者亦十之三四也會我大中丞來與兩河更始布茲條諭則登高唱呼之日卽感興風草之機天理民彝觸之立應故書院者卽會傅士齋房之規益以翊庠序黨塾之缺者也豈非茲邑之幸而我公之仁也哉況茲邑土瘠郵衝疲於教命東里文章之氣漸以澆漓然而舊稱文獻其流風遺韻猶有存者文襄高公雖往其著書立言如問辨錄之折衷孔孟諸儒者載籍猶存可取而讀也矧魯齋先生會發祥於此山川之靈氣磅礴猶昔具茨

溱洧之間誰謂今日遂蕭索不可問哉予願邑之人士交相淬礪毋視書院為數椽之結搆已也嘗考天下有四大書院而嵩陽居其一西望嶽麓其能已於守先待後之人歟多士濟濟為國之楨將以此報我大中丞節以此報我聖天子矣謹記

附書院旁置準提閣記　　李永庚

書院之旁有準提閣焉閣似無與於書院然借僧以守閣借守閣之僧以守書院是書院與閣實相倚重也第有僧不能無養養僧不可無地而地之所在賦斯行焉鄭地薄而賦重以僧納賦是以養僧者累僧也烏乎可不佞再四籌度捐俸置地若干給之僧以

供香火而一切賦稅不倩代爲輸納庶幾僧得其所神有攸歸書院不言守而自守矣或曰賦無常變官有去留官納非可久也予曰不然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南海北海此心此理同也往古來今此心此理同也是舉也爲僧計則或可不然爲僧守閣計則不得不然爲僧守閣計亦可以不然爲僧守閣以守書院計則更不得不然所輸者少而所全者大官斯土者諒有同心爰勒諸石以諗後之君子

重建公孫大夫國子產祠記　謝鴻竒 邑令

祀有合于典禮者移風易俗俾歸於正者爲上而禦災捍患者次之普利埀恩者又次之故或量百世或量十世務使後之人有觀感焉

亦可相助爲理矣春秋諸國鄭族侈泰自子産猛以濟寛而內變國
俗外輯強鄰諸凡褰裳贈芍不復歌于簡定之世其扶進人倫誠深
且遠也至賂伯石殺子晳嗣伯有存鄉校不禳火不禜龍不與宣子
環不受晉國幣不自專辭命使裨諶馮簡子諸人得以自見其秉禮
守義樂與爲善不百世可風乎故孔子曰惠人曰君子之道四古之
遺愛曰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合茲數者稱不一倫而義各有當焉
蓋惠而不費爲五美之首恭敬惠義爲四道之全無非備爲君子也
而繫易之詞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又寧有遺美耶而或以孟子不
知爲政一言謂其不足于君子也嗚呼子輿所願學者孔子也孔子
稱道之人而加貶抑歟夫亦鄭滅于韓去子産二百年而後人猶以

乘輿濟人一事津津不置是以小惠蒙其大德故用抑揚示意明其爲君子者政不止此耳前相國高文襄公暢發此義先得我心于固重營祠廟而附數言于側并考祠之廢興年代迄今重建歲月共事樂輸齊衆及配以唐裴晉國文忠公宋王沂國文正公歐陽兗國文忠公明殉難名宦劉邑令公四君子皆于移風易俗有取焉附識如左見舊志

贈醫隱王繼懷序

沈荃 華亭人

余之備兵大梁也得遇繼懷王子爲余談軒岐之學貫徹通幽無不曲當余心善之而未悉其源流也一日繼懷慼然告余曰某之先人固先朝之奉常也余蹶然起曰得非世所稱芝山山人者耶王子曰

唯唯嗟乎芝山其有後哉山人名金泰之西安人也當世廟時陶仲文邵元節輩皆以方術得幸祿秩賞賜比於通侯山人以白衣召見爲言三元大丹輒稱旨授官太常出入禁闥者二十年矣世廟賓天廷議以山人進藥不謹與陶世恩等俱論極刑時新鄭相國高文襄公以首輔掌銓復疏力救文襄之言曰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壽六十壽考令終古今無比末年從容上賓從無遽暴今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如以爲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以父子之間而使先帝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若不至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乞下法司再問明確然後渙發綸音宣其事於天下宣付史

館明其事於後世疏上穆宗爲心動如其議山人乃始得論戍嘻山
人生矣雖然徵文襄能識大體秉大議卽其言剴切過當未能易主
聽也盖山人至戍所數年而歸卒依文襄以居遂爲鄭人山人之歿
也屬其子懷芝曰爾父以方術顯終致大禍戒後世勿習也其無忘
乃父之言於是懷芝隱於醫竟其世不言方術懷芝之沒也又屬其
子繼懷曰爾祖以方術賈禍戒後世勿習也其無忘乃祖之言於是
繼懷亦隱於醫如其父不言方術繼懷旣傷祖父不得志益專精於
四家六徵之間歲彌久而術彌高爲人溫溫循謹與之談故國喪亂
及天下經濟大事輒慷慨激發辨若懸河稍命其子習經生家言補
博士弟子一室之內雍雍如也吾聞活人多者長子孫繼懷自祖父

以來迨三世矣再世之後必有興者芝山其有後哉余既觀芝山山人遺像慨然久之爲賦詩志懷兹又序其家乘始末以貽繼懷使天下知山人能晚而悔過以訓誡其子孫且知繼懷能讀祖父之書而不以才技自炫學道之家類有事業卽於王氏之祖若孫見之矣見沈文敏集

重建新鄭學名宦鄉賢二祠記

章貞 會稽人

祀名宦鄉賢者何貴貴也賢賢也貴貴何名乎爾名實之寘也子大夫王錫車服寵以糈廩毋曰之子不稱貴貴之義也賢何鄉乎爾爲鄉也賢者是爲國也長於子之鄉有發聞鄉里沒而可祭於社賢賢之義也然則曷爲乎宫墻我見是靈爽憑乎欲也顒顒翼翼其門數

例是廟中之貴貴而賢賢非向所謂貴貴與賢賢也非然不在祀典非[illegible]事不師古道不反經而得祀斯地者非予攸聞上迎春秋戰國下逮元明其以勞定國死勤事能捍大患禦大災者幾人其生於斯歌哭於斯天下後世慕丰采若岱嶽相望者幾人於戲二祠滅沒荊榛塵土中幾數十年矣予攝鄭篆從鄉先生後及秀子弟考遺址經始落成旬逾再從春秋祀祠二一薦籩帛一羊一豕一稷黍一豆實菹醢榛脯一一靈之來若風馬靈之留澹容與酒清人渴人不敢怠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是鄭風也不可以不記見中州集及石刻

廣會稿序　　章貞

昔顏氏子不遠復推庶幾子輿三省竟以曾得雖入道殊方指歸一致也蜀督學使君張子示廣曾稿予受而讀之日數過悚然日至哉學使君之言也然竊疑心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顏入道特優孔靜幽默若空明止水曾隨事克省怵怵然入我師友間譬此水自岷山龍門奔流萬壑後君子又從而廣其端緒猶江河荇藻交流魚龍出没放溢于空川窮野欲不風駛而波搖不已難乎既而深思古人叮嚀告戒若丹書敬勝之文與傳心十六字恨齋日火細及戶楹几杖弓矢屨帶之屬莫不雜物撰德寓存銘戒者何也銘者過物使言物不能言而告之以銘使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風且心一而已能使戶楹几杖弓矢屨帶之屬咸出入諷議以求乎心之不逮心見

物著畏百感斯百戒也明矣雖然太上心戒其次形戒最下無戒夫心戒則徵心徵心見形雖形形移必戒形戒者徵形徵形入心雖形親未終戒也而況于無戒漸自感而百不戒乎其可哉予觀廣會一書微而中曲而有直體其稱名小而取類大義類乎丹書道存於興比得書之嚴又得詩之婉以諷用以訓來茲助聖教僅勒一家言已哉然則廣會不可不作讀廣會者徵心爲上徵形爲次徵心水止也徵形風與波也徵心作畏道氣愉愉徵形作畏戰色瞿瞿愉愉勝矣瞿瞿寧不勝乎俾與三風十愆具訓於蒙士亦必曰繼徵言於未墜矣

見中州集

李侯讀書堂記　張光祖 邑人

歲乙卯邑侯江陵李公治鄭之八年修廢舉墜政績升聞
詔書特下行將入爲諫官矣父老攀轅卧轍不能留於是感公之德
創建生祠勒碑於道左俾往來者觀之知鄭之前有子產其事業彪
炳不朽而後又有公德政纍纍亦不朽如是也當公之涖茲土也甫
下車首重文學修高文襄公祠爲課士之所復延名士教授其中而
四郊亦皆立義學其廩米束修悉出公俸祿爲之又刊大學衍義諸
書授士誦讀用是成人小子歲有進益焉鄭地素薄火耗之弊久爲
民累公鑒其弊痛革之間有封入者公即退還之條銀額數計八千
餘即以一分論歲可得七八百金積至八年其數可十倍矣公悉還
之民間不少染吝有爲之籌者曰非此何以爲日用資公曰吾惟自

食其力可矣吾同者不招人墾荒耶今米麥可以炊飯黍稷可以釀酒養雞則肉可食紡綿則布可衣以及果蔬箕箒皆出於所墾之地只此足矣他復何求耶由此觀之公所用者惟新鄭之水而已官之廉求之天下當必以公爲第一矣政事之餘嘗巡行郊原察民間疾苦邑東有水澇之患公相其地勢開溝渠通水道至今賴之時汴省有荆州協豆之議士民聞之皆驚惶失措公力爲陳請聲淚俱下開府佟公感公之誠遂爲允免則是公之福鄭民身受之而全省亦陰受之也他如建登樓以興文教息詞訟以安良民勸墾荒田則給以牛種招撫逃亡則寬其賦稅驅蝗而虫不爲災禱雨而甘霖立沛此闔邑之所共知共見者也先是公于邑治北修興學書院百姓感公

之德建生祠于其後名曰讀書堂不曰生祠而曰讀書者蓋不敢忘

公振興文教之意云爾敬記見石刻

四川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王廷璧祥符人

按狀公諱光祖字大光號𩑣嶂姓張氏先世眞定藁城人曾祖蘭任太醫院與新鄭文襄高公友善因徙居焉蘭生四維四維生僊秀卽公父也以公貴　誥封奉政大夫四川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公少失怙恃育于祖母吳撫養如子而公亦事祖母孝朝夕供奉享壽九十七乃終公幼時遇寇亂擄潛入草澤及賊驅四出去公僅數武值雷雨大作公始得脫後土寇交訌欲害公雷雨護公又復如是公素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弱冠補弟子員食餼于庠順治丙戌領鄉

薦己丑提南宮辛卯分校京闈得十人悉成均名儁旋任山東恩縣令均賦役緝奸暴如白夫八百名鄰封推之恩者公仍還之縣舊有米麥三千石常供之官公堅辭散之民一時民有我張公清如氷之歌撫軍嘉其廉薦之晉一級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職方例掌軍政公或黜或陟一秉公誠武弁無敢干以私者庚子典蜀闈矢公矢愼名士多出其門後解元劉遡登庚戌榜魁餘成進士者居多焉陞兵部督捕郎中持公守法全活多人旗下緝一逃婦有孕法應鞭背公曰鞭此一婦不足惜恐傷兩人命矣俟產後鞭可乎釋之公統轄京營有屬弁徐姓者以厚幣來公問其故曰此常規也公面叱之曰天下之敗乃官箴者皆常規誤之也不受徐亦慚退京師旋有淸水鐵

面之謡王寅督四川學政重品行端習尚衡文務取眞材夤緣僥倖百不得一焉瀘州有童子韓士修者試後閱其文賞之復面試制義外益以兩策一論士修援筆立就遂入庠爲一郡首丙午秋闈果舉解元癸丑成進士任翰林院檢討蜀人皆服公卓見又閬中有賣水者子家貧蠖屈已久公閱其文即首拔之蜀人益服公無私及旋里候補家居不立崖岸甘淡薄冬一裘夏一葛所處無高堂廣厦而坦蕩自如人有以利誘公者曰撫軍有某事干之可得數千金藩臬有某事干之可得數百金公微笑謝之曰我做官不徇人情而強人徇我情非恕也公度量汪洋喜怒不形衆人莫窺其際且儀表雄偉體貌尊嚴鬚垂過腹目光烱射當任學使赴川時道過秦中未至兩日

前巡撫賈公得異夢及接公時卽疑公爲桓侯後身盖先代有賜姓者奉使過秦事蹟同此關中巡撫爲之立石表其事賈公欲效之公不許而止及公病篤易簀時誦不絕口但曰肅清靈武桓侯廟乃知與向者之夢有符焉公始終得雷神護先是公嘗有惎語人曰得雷雨作病可愈也少頃雷雨作病果愈故臨終時嘆曰雷雨不復作矣吾其逝矣遂奄然而逝大抵公爲人醇正端肅學本曾子得其精蘊事君忠歷官廉持已敬待人恕治家御下也嚴而寬處鄉黨戚屬親而厚著有廣會稿見山草政暇餘談詩文諸集公距生於萬歷丁未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年三月初九日壽七十四配康氏誥封宜人子六長恭大學生次寬廩膳生三信考職州判四敏五

惠六訥恭等將以庚申十二月望前三日塟公於城北二里祖塋之次遣使持狀來乞銘銘曰

伊洛之東挺玆喬松作舟作楫宇下帡幪千秋萬世鬱鬱葱葱見家乘

創建戴惠橋記

劉 楨邑人

昔純公云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事必有所濟盖崇卑者位立達者心一念之不忍而功即在天壤間矣故有所爲而爲者雖義亦利也無所爲而爲者雖利亦義也義利之辨旣明而後發之于事乃可得而言耳山陰戴君來尉新鄭蕭然寒署以茹蘗飲氷自安然志在利濟每目擊地方當興當革之事輒殷殷繫念苟能爲之必見其成而後已新鄭城西溱洧合流東抱鳳臺寺折而東舊有橋焉即舊志

八景所稱南橋風雪是也自明季河流衝激斜嚙城趾當夏秋水漲時不但行旅阻于狂瀾抑且差郵艱于濟渡求南橋故基詢之父老蓋不可復考矣甲寅後大軍南征軍餉輜輿一切重大諸役值大暑則民出沒波浪之間大寒則民踔溺氷雪之內且岸臨仄坂移錙肩武不啻負千金而登太行迨力竭勢困而差督鞭撲交下哀籲罔聞即昏墊之苦莫此爲甚矣君乃慨然思所以橋之晨風宵露慘淡經營閱四年而告成是役也縣令黃公首其事君任其成削平險徑計晝砥柱凡一钁一畚一石一木皆君親視着力自公事勞瘁而外率暴立河干時也歲癸亥余自郎署出守黎平便道旋里則路之南岡不復險峻河之漩湧竟成坦途同邑親友咸欣欣來告曰此戴君之

惠也業已合購碑石丐一言以傳不朽余惟君以末寮散吏不肯託于爲貧而仕況創橋無遷轉之階而濟人非夤緣之路上有令宰知兹邑事君卽漠然置之誰爲乃責而拮据勞悴必底于成而後快者則君之痌瘝切身無所爲而爲之也明矣縣令黄公題曰戴惠橋洵非濫美哉工始于戊午落成于辛酉橋凡十有一洞爰樹碑于鳳臺寺山門之右庶幾使行者知戴君之惠云爾見石刻

重修新鄭縣儒學記　石曰琮邑令

鄭自春秋以迄元明名賢輩出指不勝數迨我朝定鼎寥寥未有聞焉豈時會之盛衰使然歟抑學宮之興廢有以肇之也余戊寅來宰是邑展謁文廟四顧頹然愍焉憂之爰謀諸學

博各捐己俸邪人士佐以捐資徵工募匠選石伐木一倣定制而增新焉重建名宦祠一鄉賢祠一復於文昌閣傍之隙地創築義學一集邑中俊士及貧而好學者延師分教劃縣治官地三頃餘畝歲入以贍余又從簿書暇日一至焉接見師儒相與講學論文身先以勸課之昔子產爲政力維鄉校而百代風氣以開故許魯齋高中元後先繼起或以理學鳴或以事功顯載在史冊流風餘韻猶有存者非興學設教之明驗歟今山水依然井里無恙而人文科目遠遜前徽豈眞古今人不相及也識者撫今追昔低徊慨慕以爲於學宮煥然一新之餘庶幾復覩當年之盛焉諸生羣聚於斯念何以績學而待聘念何以制行而持躬早暮奮興相觀而摩以求紹美前賢則今日

修葺之意不誠重有光乎余既以勵多士復記其事以告後之涖茲
士者維時同事為教諭江君名浩字朝宗虞城人訓導劉君名源淵
字子靜新鄉人屬工則生員趙王楫例得並書見舊志

重建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石曰琮

學宮之坤隅有魯齋許先生祠蓋始於元邑令鄭中霄繼以明訓導
鄧麟皆肖像其中以時祭祀俾人景仰奮興此陽綏故里先生遺蹟
存焉中間屢遭兵燹修而復廢不知幾歷年所矣後之學士大夫瞻
望舊墟流連志乘未嘗不低徊憑弔而不能去云今先生後裔之賢
者國子生文彬合族人而重新之問記於余嗚呼其心良苦其志可
嘉矣夫先生幼而穎異年七歲卽以聖賢事業為己任迨後隱居蘇

門躬耕樂道使人無大小皆敦實行元世祖聞而賢之欲擢用屢徵不拜或強起而旋辭最後以國子監祭酒召始慨然就命教授生徒皆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昔人謂許魯齋把火秉炬尋關閩濂洛絕學於晦明風雨之候良有以也先生繼往開來有功名教從祀先聖俎豆遍天下此邦人士生先生之鄉登先生之堂私淑有自益宜戶勵眞修人崇實學修之於家爲彥士措之天下爲大儒若有沾沾於升斗碌碌於聲華孜孜於諷誦僅以爲梯榮膴而獵科名則又大媿先生之風矣是爲記見舊志

邑侯余公德政碑記　　劉曰烓邑人

夫吏道何以令人不忘哉曰學以達政政以驗學學與政一斯稱善

也自分學與政而二之儒術吏治漠不相謀經義衰而意氣尚于是剛者赫赫明者皎皎廉者悻悻儒術隱矣何以燭物治道褻矣何以成務是惟不學故難于政若以政之道爲學即不難以學之道爲政其所由來漸矣吾邑侯余公諱羲年字木菴蓋閩之儒者也于康熙五十年五月來涖茲土下車之始惟勤撫字于課耕之餘即詢士習旣而出所集四書講義要旨相示盖實能于程朱之書潛心體認會萃而成之者也故昔以政而學今迺以學而政清署飭役屏絕內外交遊細大之務惟以謀之經傳中宜行者舉之不宜者不更張之今已涖任數年析爵公朝矣而衣猶韋布分精太倉矣而庖若寒素行節儉不枉半錢人以財豁于家公以財運諸政吾鄭地瘠民貧尤難

堪者輓輸之苦公以所積之俸附厯辦漕輓輸獨省不可謂安上而
全下者耶路當衝繁邑介下里此中供應所費不貲邑之人其誰覺
之而誰苦之者耶孔廟根本之地及啟聖兩廡圮者修之不待計矣
獨泮南石坊莊嚴係焉署中銘坊儆戒存焉皆自明季兵燹石碎坊
崩至今仆地六七十年來誰爲修之我公親自解囊置石鳩工竭力
告成且察院爲王臣信宿之處垣傾瓦解燥濕不時豈所以尊
朝廷而重皇華耶一皆瘁心力而爲之俾煥然維新而後即安至於
崇前賢扶豎遺碑用揭表章之心彰時士不稽廪餼以盡勸勉之誠
置義學敦禮賓修勤省課藝此又其義腑仁肝所不能自已者也雖
他事皆准經義而行然迹不殫述今畧舉數端誰非本之經傳而神

明以出之耶夫廼益信學與政一儒與吏一古人之用心爲不謬也吾邑士民愛慕久之欲紀盛事以寄歌思爰集耆老趙王舟等謀建生祠於溱洧之上以公之德擬水之淸以公之澤擬水之長不知其有合焉否耶衆皆曰善遂度材庀工伐石而爲之記見石刻

涵癡蘇君墓表

劉曰炷

蘇君永淑既葬之次年其門人王錫伯陳發新等謀表其墓而謁予言予與君居相近田相錯少時嘗以祊易許故相知最早性情和易行誼端方本忠恕敦廉惠終其身於己無虧於人無競秉懿同好無論親疎遠近言及君未有不嘆服爲盛德全人者而其生平大節則尤在孝親友弟勤學善誘蓋皆行其天性之所安非勉强矯持而然

也八九歲時其父[illegible]能獨行四十里爲請醫卽遇烈風雷雨亦弗懼次年失怙哭泣之哀感動親隣識者已卜其非凡兒矣奉母至孝家雖貧甘旨弗缺母卒時君年五十餘矣孺慕之誠猶如嬰兒塟祭一遵禮度古所稱慕以終身者非君之謂歟友愛其弟白首同居無間言施及其子姪如己出以至族人中有貧不能塟不能養不能嫁娶者悉出館穀資給之凡皆本孝親之心而次第推及者也平生無他嗜好喜讀書幼孤貧不能具脩脯或自驅牛出挾冊誦讀至不知牛之所之入庠後益精研四子書薈萃大全蒙存及語錄精義爲課幼餘與門人講貫至老弗倦門人多所成就邑中舊多文行修明之彥然予所及見自吾師曰孔昭先生而後惟吳君曰膺毛君聖音與

君爲三耳皆孝友起于家庭德藝聞于鄉里且皆以歲進士友教後學而君生獨晚弟子日益盛邑侯余公許公皆慕君爲人聘爲義學師閱五六載敬禮益篤養弟子以厚精入或有豔羨者然在君則豈以升斗爲朘賔師爲榮者哉學博郭先生與君交厚于君之歿哭之慟謀于其門人私謚安節按謚義好和不爭好廉自克雖足以誄君行或更在水澤之六四乎蔡中郎自言爲人作誄雖多獨于郭有道無愧詞予何敢希中郎而君寔不愧有道令使予之言借君之德以傳不朽是猶敝帚而有千金之享也予爲之執筆所欣慕焉見石刻

鄭聲淫解

李紱臨川人

歷稽經傳淫字其義甚廣不專作男女媟狎解也尚書天道福善禍

淫作惡字解詩周頌既有淫威作大字解春秋左氏傳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作慆慢解醫和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作蒸鬱解梓愼謂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作差忒解周禮考工記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作浸漬解戴記毋淫視作流移解聲淫及商作貪字解孟子淫辭知其所陷作泛濫解富貴不能淫作放蕩解魯語仲尼稱敬姜逸勞之論曰季氏之婦不淫作怠荒解晉語厎著滯淫作久字解吳語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作僭字解管子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作深沉解列子黃帝篇朕之過淫矣作甚字解馬援武溪深行嗟哉武溪多毒淫作毒字解淫字之義其廣如此釋鄭聲者乃獨取男女媟狎之義亦可謂擇焉而不精

矣且夫子所謂鄭聲滛者言其聲非言其詩也聲滛猶樂記論五音所謂怗懘所謂慢焉耳非謂詩辭皆滛奔之作也樂記之言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聲滛此之謂也粤稽鄭事五音之亂皆形見焉立國之初惟桓武爲繼美迨至莊公專任詐力而忘禮義至於質王子射王肩取麥取禾驕孰甚焉叔詹祭足傳瑕之徒入主而出奴陂且壞矣忽儀亹突五公子互爭外蛇闘而內蛇傷民無定主事與物孰爲不亂者形之聲音怗懘而至於慢所從來者遠矣自文公以後至於

聲公終春秋之世棄齊晉而惟楚之從失所與則傷之者至悉索敝賦以事強大四境之師無歲無之至於肉袒牽羊請停諸江南夷於九縣則五音咸亂荒敗憂哀以及於危君驕臣壞民怨事勤而財匱春秋之國未有甚於鄭者宜其音益怗滯而比於慢所謂鄭聲之淫豈不誠在是乎如以淫爲男女相亂之辭者之於鄭實無其跡春秋之事惟左氏爲詳雖其辭多誣然誣則俱誣必無獨不誣鄭之理若齊之襄簡及衛宣蔡景宋文陳靈楚平之爲君與魯慶父襄仲宣伯季魴侯衛公子頑晉趙嬰齊慶克慶封盧蒲嫳楚公子元陳孔寧儀行父之爲臣則鄭之君臣從未之聞惟文公有報陳媯一語若南皆之爭則彊委禽焉未嘗亂也上無好者下安得有甚焉者乎若上已

之俗采蘭贈芍不始於鄭摯虞束晳之論可稽也然則謂鄭詩皆淫豈不誣哉小敘於鄭詩目以淫奔者東門溱洧二篇而已餘則並指時事朱傳以其無確據槩不之從然目以淫奔亦無確據也時事無確據則去之淫奔無確據則用之豈非聞善而疑聞惡而信乎國風之詩童子必誦蒙以養正先入者爲之主適有知而目陳淫詩於其前雖曰刺殆不免於勸也父師講解不亦赧於顏汗於口哉且鄭詩之非淫奔亦不可謂之無據春秋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兼享之子展賦將仲子兮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十六年韓起聘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蓋舉朱子所目爲淫奔者當時賢士大夫已盡用於盟壬君臣宴享之會其非淫奔固可確然無疑否則伯有之賦鶉奔者趙孟卽斥之以爲牀第之言非使人所聞矣况仲子之仲褰裳之美尤有明據者哉以誤解鄭聲之淫遂槩目鄭詩以淫使天下之父師曰以淫詩誨其子弟吾不知作詩傳者果何心也宋王氏栢學於勉齋固已疑之蓋先得我心者余斷然改之别爲箋釋雖違衆不暇恤矣見穆堂初藁

重葺鄭大夫子産祠記

王士俊 平越人

昔唐狄仁傑之爲河北安撫使也示其僚屬曰治當以鄭大夫子産爲法夫梁公一代名臣其治河北係魏郡地於新鄭無與而獨惓惓

於大夫是必有佩服大夫於勿諼者矣新鄭縣有祠在城西係唐天寶戊子載所建余於康熙丁酉歲計偕北上道出新鄭適遇戊戌元旦遂敬謁大夫祠見遺像端偉凜乎有道之容祠雖漸圮俎豆弗替因喟然歎曰自春秋至唐天寶約千六七百年自唐天寶至今約千餘年其間幾歷滄桑而惟大夫之祠缺者創創者守豈緇衣之好羔裘之慕獨摯於鄭人歟抑大夫當日治鄭惟德能寬次莫如猛爲千古不磨之論遵而守之故尸而祝之歟因低徊久之始去洎雍正元年癸卯余由翰林出領許州牧許與新鄭百里而近故鄭莊嘗入許余復喟然歎曰大夫之靈其不遠乎寬猛不磨之論意在斯乎及調祥符署杞縣望大夫祠俱在西南咫尺討官豫凡三年移粵移楚至

雍正十年壬子冬復奉

天子寵命總督河東駐節省會離新鄭僅二百里則又喟然歎曰大夫之靈其不遠乎寛猛不磨之論意在斯乎遂有所不能已因於癸丑秋八月飭諭所司修葺祠宇新鄭令王君不黨如諭從事治闓扇整堂廡置神座備祭器擇守祠人給以廪餼爲久遠計蓋歷數月而規模畧具矣嗟乎今之祠猶昔之祠也今之治猶昔之治也乃今之所謂寛者如養嬰兒如縱驕子筋脉縱緩不能振刷所謂猛者則又武健嚴酷蒼鷹之擊乳虎之怒望風股栗民不能堪是兩失之道也若大夫執政以寛爲骨以猛爲輔人知大夫之寛而不知大夫之能用猛以善其寛也大夫可謂社稷之臣矣可謂百世之師矣聞大夫之

風者莫不興起狄梁公治河北猶惓惓於大夫況余歷官河南俱邇新鄭之境也哉抑余㒺憶謁祠之日古檜蟠鬱烏雀啾喧蒼凉蕭瑟令乃扶其頹支其陋氣象固已不侔然而余之謁祠其偶焉者也余之得從大夫後非偶焉者也余即無謁祠事而心儀大夫有不願扶其頹支其陋耶支其陋扶其頹而不能心儀大夫雖日謁祠庸有當耶且豈余一人之私耶因紀其情事暨葺祠年月於麗牲之石以示後人至於大夫之道德功業言論風采具詳曾論春秋三傳及諸子百家奚傒余之贅爲見石刻

房堯第傳

劉青霞襄城人

房堯第者直隸某縣人明新鄭高相國拱之僕也性機警多謀畧而

尤尚氣節居常鞅鞅以世不我知也客遊都下久之無所依歸是時爲隆慶丁卯新鄭公方柄政堯第造其門下請焉新鄭公召與語奇之遂事新鄭公於長安邸中克稱任使多所籌畫居歲餘會江陵相攬權專政與司禮太監馮保內外交通新鄭憤欲誅保江陵乃與保謀逐新鄭新鄭遂罷政踉蹌僦騾車出都門門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新鄭歸江陵堯第獨不忍去隨之歸里萬歷癸酉無鬚男子王大臣獄興江陵恐新鄭復起將借以殺新鄭于是陰囑大臣令稱高拱主使行刺廠校緹騎數十人至新鄭舍傳舍聲曰逮河南高而不名新鄭公聞之持鴆步于庭中欲自殺堯第覘知之乃作欲附公耳語者猶前以手擊鴆至地新鄭公驚叱之堯第跪而流涕曰此何事也

而公遽死耶今但曰河南高而無名且緹校至此十數日未嘗一至公門此不過借以恐嚇公令公自殺耳公死則天下後世此事將歸於公矣誰爲公白者新鄭公亦悟掖起之曰若言是也會京師廠衛鞫大臣忽有風霾晝晦之異問官皆惶恐而大臣亦詰保曰汝屬我言誰識高老於是斃大臣以滅口其獄遂解緹校亦去而新鄭得免以此益厚遇堯第自是江陵權移主上愈益橫責新鄭公遂杜門稱病會江陵請假歸迂道往候新鄭公新鄭公命駕欲往迎之堯第持不可曰張公必欲殺公不已今之臨況公者徒以覘公之病豈愛公者新鄭公曰然則若何堯第曰公第堅卧稱病篤堯第請往投刺於是灑掃張具新鄭公卧幽室以待家人吏卒悉令避匿勿出堯第獨留

候伺已而江陵至堯第前致新鄭命曰吾公與相公仕同朝歡甚今
病已草其後事一以累公江陵曰高公果病耶爲語高公復能作楚
語誚我乎堯第入伏枕言出曰吾公敬謝相公今且旦暮死即不死
將復爲公作楚語江陵喜大笑而去以爲新鄭公良已病且死不復
以爲意矣當是時微堯第深計遠慮以紿江陵新鄭公幾殆新鄭沒
後而江陵備聞堯第謀乃使使者召堯第堯第欲謝不往度不可乃
至都下江陵曰若爲高公謀吾固知之今可從吾遊乎堯第曰老僕
事高公且久高公甫下世而輒易主吾不忍爲也僕死何面目見高
公地下且僕背高公以從公公又安所用之江陵義其言遂不強堯
第卒歸新鄭公家以老死子某在直隸登萬歷間進士第

劉青霞曰予讀史記列傳見武安之傾魏其竊嘆灌夫剛而無術未嘗不以爲禍所從來也江陵新鄭兩相國彼方剚刃此猶坦腹堯第調護其間卒能保全是其智畧有過人者至對江陵數語義氣凛然嗚乎此士大夫所難也而得之堯第豈不異哉予見新鄭人爲予言之若此云（見慎獨軒文集）

茨山書院記　　胡　浚（會稽人）

塾家序遂憶生平所讀之書立長頒經欽聖代既章之典則夫列槐倣市合更鄉會於棐鄉（水經注棐城即林鄉故城在苑陵城東今屬新鄭）覆櫟題齋宜葺堂壇於蔬圃固服官之先務亦成化之大原此茨山書院所由創也遡自謝贍白馬序列東西玉化黃[illegible]學均左右有虞氏教垂祝鯁下庠

並繇鳳於廻舟周公旦詩製京瓠序室繢靈鼉之建鼓下至命承天子教立諸侯頖宮則水漾茆芹米廩則嚳韲榆莢九年法備統徧四郊一道風淳歷行三代既乃宗宮禾黍并及靈臺大國魚鹽別開稷舘擁篲行而議橫處士呼航盛而說創名家鄉校瀕危論堂久廢甚至宮鄰故宅幾毀藏書機坑諸儒遂名宛谷孟氏明倫之旨枉說齊梁漢高過魯之祠未遑庠序及當武帝始自文翁剖玉壘之銅符闢錦江之石室巴人子弟願入金錢蜀國軒楹悉圖賢聖由是風行州牧並禮師門大則璜池半以壅水犧樽笋俎歆先聖以埒東膠次則亥字創諸名山玉策金縢聚生徒而開書院孔林遺甕河涯洙泗之堂鄒國殘碑墓左中庸之舍河間樹古還祀毛公鉅野薪枯遐宗曾

子更若泰山萬仞岳麓千秋玉淵訂黎棗之頑石鼓據烝湘之會沉
沉白水匹南岳之蘋蘩藐藐丹厓跨東湖之觿璲閭王宮畔韜號紫
芝匡裕廬遷仍名白鹿以追織簾古霤抱膝荒廬樊川講學之區東
溜囊螢之跡莫不方矜蛾術類獎雲從貧五夜之寒籌賜九經之定
本蓋百氏之言日熾而軌諸大道則詖淫絕而正學明五常之性本
同而澤彼微言斯砥礪深而氣質變協瑞圖之玉馬騰治世之絡螭
此所以翔書有圖歷遂古以無殊育士需林偏羣黎而莫外者也而
乃檜人舊國偏王之精廬五經正義陸終子六人四曰檜人即檜之祖鄭武公滅檜而處之軒帝崇邱
獨鮮藏室黃帝居軒轅邱即今新鄭地問多材於東里則羽修禪創全無玉視歸
臺攬遺蹟於西陽則隗峯茨嶺止有幽勝諸寺新鄭有里曰西陽綏今名西陽保大隗具

亥諸山正在其地幽勝寺在其亥山下 鰲山雅絕詎奏弦歌閫澤賢淈孰吟風雨嗟乎
北海之黌堂誰嗣西河之石窩虛存投絣殷殷褱纍奚適約繩倀倀
負笈焉從劉公珙慶慨潭州何嗟及矣倪若水廟修閭里豈異人哉
由是特減俸錢就營都巷跡懷南苑仍鄭大夫食邑之嘉名址獲北
郊即楊處士行吟之故里宋楊處士名璞新鄭人工吟咏自號東里野民齋依修業高垣則
坊補金聲閣設尊經小巷則街臨玉帶纖紅蘂而作鏘愛看君子之
花翳蒼檜以成林宛覩聖人之植壝居通邑講擬陰岡縮繩而位合
就陽授室而地符中國遂乃隸敦椽杵工獻新圖戶裁穆野之桑梁
採周岡之栢杏堂桂閣約倣珠園月峽雲關全規石洞覆亭誌樂便
瞻顏井之銘闔戶觀機擬和周扉之韻至若像安重屋直望黃崖傳左

(公適鄭伯有延勞于黃厓不敬杜預注苑陵縣西有黃水入洧)佩濯洪池借呼赤澗(水經注洧水東北流受綏水又東受赤澗水)土牆瓦竈稱學之羹蒸砥室青簾樂先生之置杖蘂摹采石美轢滄江儘容業聚千三奚止景題二十而且嚴巖高座聘則醇儒疊疊圓冠烝皆髦士執經辭隴盡柳湖梅嶺之英(柳湖梅山俱鄭國地名)鳴鼓升堂抉孔思周情之奧珠琴寶瑟絕類西唐綠帙青緗差肴東魯而某亦條頒長幼疇給墳壚授一編而議明誠第兩齋而分甲乙雲垂玉篆夏冬發竹簡之微樹蓋乎墀朔望習桑弧之禮銘新警濯奚假洧盤列陣雄文無須孫壘豈第教恢夌戶振晦雨於雞鳴夫亦化仰依風毓彩錫於威鳳也特是從來論說向有學官率土藏修歷崇橫宇十六懸編鐘編磬伶工之庫埒虞皆三萬卷牙軸牙籤博士之掌

俾延閣象環碁組肅書珠庭予酒壺樽謁賓玉杖是以桂陽修教襄邑興賢蘇湖益弟子之員毘陵圖孝友之傳亦惟是儒聯舊廟敦黼覔於櫺門術咏先王陳艇修於奧阼若乃柳溪斵礎花閣翹簪宮碣石以承筐垣鈐岡而擢秀得冊制殊七里適成刈楚之叠牀對異三雍祇作咏莪之枝指而不知四科廣錄擇且俟諸太常一藝能通升必由於司馬書社之青衿總萬豈能罄拔菰蘆上臺之黑幘盈三詎暇全收黃小卽近代屢增餼廩歲廣諸生春干秋籥幾茭太始之七千逸璧殘帷奚苐荆州之三百要之令刋選舉成數難加政握宗師異才罕進而此外白苫久困朱錦初緣歌市中以賣薪隱海濱而牧豕噫嘻憊已虀粥難供輾轉悠哉蒲編曷借葦圃茨簷之下牛宮馬

磨之間舞勺焉窮飲瓢晷極脫使棄同社櫟塞任蹊莠研六籍以無從誦百篇而莫援白襦未逮絳帳難逢豈不下忘蒙養之要功上負誕敷之至意歟矧復歷觀射圃新鄭縣志射圃在學宮西南徧閱齋廳五經寧之生員九品儼當師氏而實樽助祭惟知執饌登牢執贄升階止較壺漿饘帛卧碑如昨率長荒苔蝕石虛懸鞠爲茂草亦有盤甘苜蓿力行監課之方文綴豨苓雅辨離經之志鄭虔官冷解勵寒氊伏勝年高能知脫簡而壇窺緣寃謄說科名樓聳青雲惟攻射策行箏論孟依然擢桂之資壘揣王唐劃說穿楊之技求若詩推韓傳易闢田生咀玉版之醇醲證漆文之同異儒家經術足被蒼黎夫子文章直逼性命覗憑涅鐵牀任穿藜全無徹尾之勤焉得破荒之論何似衣握

畫舍簡犇眺門互探活水於神源俯視浮雲於餘子稷鉏乍了指點新
知華轄偕乘商量舊學始識要均鼓篋廣助圜橋嶇亭會友標泳澤
而尤貞小學希賢揭證人而不愧者也且夫光磨玉鏡本應璣旋俗
易黃圖原嘻風偃郎此疆分百里戶審千丁圖傳黃蓋之名水經注黃帝在具茨山受神芝圖于黃蓋童子人篤緇衣之好自彼妘黎恃險虢鄶崇貪食溱洧以
民貧介濟洛而賦重時則怨生萇楚慨寄烹魚局灊釜之咨嗟絜衣
裳之瑣屑洎乎司徒寄祭庶弟分珪射王遑繻葛之軍寘母憐重泉
之誓頻年弃櫟禍釀雍姬一夢徵蘭賤升燕姞遂乃汲誇山谷陋中
之聚會成風人懼萑苻澤畔之稚剽互伏折檀折杞醜佩玉以無慚
乘馬乘黃俊釋冰而自喜下逮瀍轘入魏負黍歸韓值九國之戰爭

扼山川之要害廬田牛馬祗說居稠幕肩鞮鍪惟言擁勁狗屠諸仲遽等睚眦之仇犀首紿需競習縱橫之智殆若楚咻置嶽便更卷舌之侏離豳土封秦頓改獻豣之忠厚鐘鳴癙氏禴礚斯須水變從盂方圓倏忽何況玉房寸谿賦厥性而皆恒緹履雙鮮肖乃形而合踐商周虞夏統述心傳禮樂詩書共漸道訓而有不人修五事家敘九疇追素韓之古賢躡羔裘之洵美服官從政績印三良問梟知騶博淩七子度亦喻復王而莫許疑適我而難誣此則作應天章等闕聖緒莘莘子弟殖功尤急於田疇秩秩斯干集事宜先於教誨爾爰從經始迄此落成礱砥黑以書名汁卯黃而紀實若夫返求體用深析幾微融踐義之精粗卬耽思之次第則野棲室壁理學堪繩州隸榮

汲典型未泯兩程伊邇請緣右雒以求仁一德吾鄰試續耕莘而問

志見緣蘿山莊文集

重建馬神廟碑記　　　陳中　邑令

郭店驛驛之大者也馬凡百有十七爲湖南北滇黔粤五達之衝然南四十里新鄭北五十里鄭州任重而道不甚遠馬利斯驛驛宜不宰害乃數年來馬之於驛利不利未可知而宰之畏驛害則固頻聞而疊見上官曰此芟蒭未裕購補不足宰自貽害也宰曰唯唯否否宰又曰此水草不時勞逸不均驛卒貽害也卒曰唯唯否否而馬也者卽仰首鳴號羣訴所謂利斯反害之故而卒不知而宰不知而上官更不知也夫物各有神神體乎物一氣相通故盛衰者物而所以

盛衰者非物也神之愉怫爲之也此豈馬爲然而馬何獨不然今有一尊者於此而吾處之以湫隘外無宏敞之觀內有局促之虞卽珍錯日陳聲歌時奏其神有不鬱鬱者乎無有也則試更之以恢廓則試易之以壯麗如出地穴升天衢其神有不栩栩者乎無有也今郭店驛馬明王之神廟其愉怫之故較然矣官不察而徒責之宰宰不察而徒責之卒亦何悞哉仇君疑其然而未信因欲改建不果焉之不利如故昨者二月始決意改之材粗具而害已瘳此猶久處湫隘者聞有恢廓壯麗之娛身未居而神已暢自不覺其速已也或者曰神愉怫於一廟而禍福乎馬其禍也馬何罪其福也馬何功烏在其神也曰喜怒哀樂神人同此情也神主馬而有馬者褻神神未有不

嘗忘者敬神神未有不驚喜者喜怒感而馬之氣應之故神無心而禍福捷也不然神以馬爲洩憤酬庸之具人以禱爲徼求諂媚之端豈理也哉仇君告予因記之見石刻

郭店馬神廟碑記　　汪昌國 邑令

界惟滸隰溱洧連濟洛於東西瀆衍咸林接河潁於南北魚鳬逖遠極松潘梅洞之偏雲漢悠遐徧淸化沙渠之衛朱崖儋耳古云越絕之鄉鳥撒臨沅舊是南通之域莫不羣供壤賦入歷茲衢抑且時奉簡書出由斯劇爰興兩驛用達雙星一曰永新大振古匪今之義一曰郭店猶灉橋梅市之傳固自昔已然亦于今爲烈當文教四訖之會絡繹皇華正聲名百滿之區璘㻞錦陌人來旁午道是夷庚余以

宛上散材徒攻楮墨澄溪葦布株守縹緗仰東阿而愧子奇恩單父而慚宓宰甫釋褐之未久遂承乏於兹鄉何緣芳甸承流續壤廣化戴星惶怖鎮日憂煎深期將伯有呼庶或周爰可藉惟驛丞仇君者紹經綸於魏愈繩學術於隋璋家近竹西雅多鼓吹居鄰官廨夙善謳吟宣州刋浦共是六朝文字之墟越水吳山悉連三楚騷人之習既可同其唱和復堪佐我馳驅稱名不判雨晴道故更聯膠漆駐之郭店承遞永新雖職在野廬而情棲民瘼晏嬰近市每逼里儈之情潘岳背城樂訊田夫之隱時有見聞得諸輶輳用陳箴誡寄以郵筒補缺巨多起予不少似此思將無斁早堪庇彼驛魚抑且心秉維淵宜克蕃兹騋牝乃猶存敬畏默仗幽靈佑我駒駼裕斯傳置禮義卒

備昭格無虧禋祀者歷有二年齋祓者還如一日第棲靈有所湫隘
惟嫌馬不堪旋人難比立春秋奠瘞目不稱觀朔望升薌情多自慄
于是招役鄭卒諭以夙忱謂居體忌汰而奉神戒齋似此藐焉若繭
何以居仙抑且僦也如蝸奚堪妥聖必稱聲靈之有赫實須廟貌之
巍峩舊貫難仍急須改作丕基式廓咸與維新然而官既餼尊祿難
稱富廬峰啟殿豈眞自幻以飛銀漢觀浮梁誰謂憑空而化玉且以
人間傳舍世上蘧廬苟可安於目前罔肯舉其勝事爾迺毅然倡首
不惜捐資大爲爽塏之更頓起恢閎之範閭諸聚橐之夫羣焉手額
抑在守涂之輩靡不開頤悉踴躍以襄成隨奔馳而共濟因而輸來
天上就斧班輸旋見桂自月中從繩工倕既勤樸斲漸次丹鉛塹其

垣墉隨以塗塈肇造於進尺之辰告竣於伏金之月瞻綺疏而霞燦仰邃宇而翬飛人落其成神歆其力從此文瑩震象桃花合飛電齊輝彩耀河精紫燕共奔雲相逐廬均不憂市給溫舒詎假私售當時之創建與有恤而長留衛颺之精神利列亭而永著是宜鐫以紫篆垂在青珉樂誌以文用光不朽見不刻

重修啟聖宮明倫堂暨諸亭樓記

王大樹邑令

余讀唐宋名家諸記多亭臺池榭遊觀之所而作每嘆古人勞逸之不相及也柳州猥云德乎民和故政多暇夫分符而寄百里之命痌瘝生民其疆域建置化民成俗之道亦安有窮期易曰終日乾乾詩云小心翼翼何暇豫之有余釋褐後承乏陝右屬以西醜跳梁分麾

罄資心瘁力疲及寀杞與客公務旁午日無寧晷甲子歲復涖新鄭觀其城郭衙署祀典諸祠莫不殘缺破壞甚至文廟前後若啟聖宮明倫堂敬一亭奎星樓亦頓擗頽敝不勝徬徨太息下車之日即修理城池公廨鳩工庀材晨夜展力凡八閱月而工始竣顧城垣等工獲動正項而學宮垣墉啟聖等所則不得不捐貲拮据也乃與兩學博諸生輩畧基址平版榦計工輸鏹皆欣然樂就已而經之營之是繕是甃區畫締造雖風雨之朝余未嘗不至屆力殫慮毋觧况瘁者何也根本之地治化之源也諸君子勉哉官先事士先志處爲名諸生求其志即出爲名臣達其道學爲肆仁爲宅義爲路禮爲門數仞之墻及肩者所積耳國家興學育才豈徒褒衣博帶呫嗶訊言之爲

哉若多士蒸蒸煥乎維新他日筮仕登朝或膺民社乾乾翼翼上不負君父下不愧所學則余今日之繕葺不等于操切塗飾以視夫亭臺池榭之興作固有間矣其出貲諸君俱列碑陰焉是為記見石刻

興學書院碑記

邵自鎮餘姚人

新鄭書院之設自前令尹李公始碑記及所載興學大義詳矣初祇為堂三楹祀佟中丞其上邑人復于堂右建廳事三間祀李公即令講堂也乾隆丙寅姚江陸公增建齋房若干廚舍若干不三日輒至書院與諸生講論公既首捐俸邑士大夫共襄其事而孝廉劉君實始終之勤績為多戊辰劉孝廉下世辛未陸公亦終于家今令尹馮公至復加振興於是書院多遴拔獲雋者公益喜方議增齋房事未

行馮公亦卒施臬司馬劉君者孝廉之祖也耆耋宿學往來書院見碑石未刊而兩公相繼以殂大懼事遂湮沒無以告後之人乃索余文爲記余謂書院之設所以興學也學之爲道自六經四子書外宋儒益發明之精詳廣大如興學大義所述無餘蘊矣董子有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爲學亦不在多言要當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苟於立心行己居官治人之道與夫上下古今博學審問之方無所實得而徒竊儒先之緒論以自附于理學自謂所托至高且大而不知與弋取科名徒事詞章者同歸於腐滅也況新鄭自古爲文獻之邦周司徒餘教東里博物惠人夫子稱其有君子之道地介汴洛多故家遺俗宋朱弁常遊其中聞見日廣

厥後出使女眞拘留十餘年挺節不污忠論侃侃可不謂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乎古之人所以長留天地者要皆有眞氣貫徹於其間卽如佟李陸馮劉孝廉諸公勤勤書院各有眞意雖不幸相繼以歿而諸君子肄業於是四方之士往來憑弔未嘗不可因一事而想見其生平也今諸君子當理學昌明之時文運益振親師樂友優游饜飫設誠而致行之將來理學則爲眞理學文章經濟則爲眞文章經濟期與古之立德立功立言共傳不朽則諸公之勤勤書院者且益藉以長留於後世而豈待此一卷之石哉李公諱永庚湖廣江陵人陸公諱烈淛江餘姚人俱進士馮公諱飛雲戊酉中衛人舉人劉君諱墱歲進士前湖北施南府同知孝廉諱齋湄中式辛酉

科俱邑人凡贊襄其事者皆刻書于碑陰見石刻

劉原圃宦餘錄序　　宋彌 德州人

古之君子仕學一者也後之君子仕學岐者也一故仕而學未嘗廢也岐而二之即專於仕而苟優焉足矣遑他及乎哉吾聞古之學者循習於事事物物之間既知其名又知其義由是引而伸之以及萬事萬物踐之爲實行而發之爲文辭學無不在仕則舉而措之云爾既仕矣凡人事之變遷萬類之情僞要能窮其得失而行以學之所得故內不欺其心而外無不可以示諸人者道豈有二耶予嘗游景州與其賢士君子善有以封禁山記事相示者蓋其賢牧暢亭使君之所作也予謂其事可垂遠而文足以達爲之咨嗟太息題長歌以

寄使君已使君移官遵化相見京邸如故人又於司封胡大夫所見其閲行日誌文采風流與山川相暎發予意使君歷仕以來所爲本身以驗諸事者有年矣計必出其餘技發爲文章以著之而特未嘗見也夫吏治之盛無如兩漢漢人引經斷事傳之史策者多矣昔人云吾所行無不可以對人言者至趙清獻則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由是道也苟有歉焉弗爲也故無不可以示諸人若使君牧景時嘗署聯句於門其言拳拳於景之父老子弟欲其勉於讀書力田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比去景數年景之人思之或見于詩歌曰雲雨至今思野老風流自昔見先民予聞之而歎古人孰踰之歟良有以也亦有以見使君之政矣於是司封以宦餘錄示予而俾爲之序蓋使

君錄其爲治之畧爲予所欲見者其洞悉人情盡極物理如古良吏之爲又殷殷然不遺於學故舉斯義以答司封并舉向之與使君相知者以爲古之君子於此信之矣豈餘事哉豈餘事哉見本集

重修卧佛寺大殿碑記

何如漋 邑令

城西數十武有卧佛寺焉岡巒經亘溱洧縈帶固一邑之勝也第歷年久遠不無剝落而大殿彌甚頹垣敗瓦不蔽風雨如聞龍象泣矣丁丑冬予承乏茲土偶一過焉惻然欲重修之水沴之後時詘舉贏未遑也己卯夏五二麥始登方歌大有旣而旱魃爲虐民皇皇然惟大田之是憂矣予乃偕同事諸君始禱于邑之城隍廟不雨次禱于城南之龍王神又不雨繼又步行赤日中三十餘里取水于長葛之

擺藍池以歸仍不雨民益皇皇然憂而予亦惕惕然懼也因念昔人靡神不舉之義設壇于茲寺聚百神而禱之且齋宿焉三日甘霖大霈四野霑足歲以有秋越明年夏又旱禱如前雨亦如之因慨然議修復捐俸以倡同事諸君曁邑之紳士民皆踴躍樂助也適命國學生蔡子樂泮董其事鳩工庀材興版築新垣墉易楹桷飾丹雘莊嚴寶相重開生面堊成矣旋以暘橋漫溢官民皆竭蹶襄事姑徐之壬午嘉平始告竣用勒文以紀之竊惟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則有禮樂而幽則有鬼神夫非導民於諂媚求福之途也誠以幽明感通如響斯應故雖絕地天通而有功于民臚於祀典且水旱災祲歷世不免惟盡人以格之積誠以感之斯可轉災而為祥以故雲漢昭回如惔

如焚而靡愛斯牲卒獲霖澍之應則人道邇而神道亦匪遠也夫以
予之涼德也耗斁下土丁我躬矣乃一禱之而輒應再禱之而又應
斯固會逢其適哉然亦惟是神之大德曰生不忍慭棄我蚩蚩之衆
故始旱以儆予繼雨以澤民終且獲此豐年之慶也噫嘻有祈有報
禮之經也無德不報詩之訓也茲者畎澮之間盈盈膏澤矣而闕然
不報豈情也哉然環堵之宮數椽之覆是區區者寧能仰酬萬一乎
亦聊以旣厥誠焉耳抑又聞之爲治之道貴握其本不雨而祈何如
不祈而雨也漆園氏有言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
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言事後補救抑末也繼自今
吾惟勤攻吾之缺而懋厥德以廸爾士民爾士民亦洗心滌慮以聽

聽有司之彜訓毋縱詭隨毋卽慆淫孳孳焉惟詩書耕鑿之是務則入而孝出而弟閭閻之內睦婣任卹上下之間敬服用情將太和元氣洋溢兩間而祥風甘雨應念斯至何事僕僕祈禱而後大有頻書哉此固爾士民敬迓神庥之第一義而亦予不佞所願望于爾士民之深心也勗之哉其毋河漢予言見石刻

重修新鄭縣文昌祠碑記　秦百里鳳臺人

新鄭城南越洧河舊有文昌祠余未通籍時曾客遊其地覩其殿宇摧朽墻垣傾圮心竊傷之慨然曰是安得有力者重新之使妥侑而

神降之庥也乎歲庚辰余奉

簡命視學中州虛衷校士務拔眞才期以餙文風而報

國家午夜徬徨因憶昔遊新鄭淒然於文昌祠之頹敗而歎補葺之無人者是非余今日之責也耶於是出清俸新其殿廡高其垣墉迴時而工竣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星經云文昌在內阶之南天皇會通曰文昌位于斗之上百官志云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幾是謂文昌天府又文昌化書陰隲文流傳于世爲日已久周詩尹吉甫宴賓稱曰張仲孝友合觀諸書所載星耶人耶皆未可知而要其司桂籍掌福祿神固覺世牖民而不可以不祀者也余之爲是舉者盖念人神感格之理悟幽明契合之原欲諸生入廟生敬淬慮洗心以邀神貺而所禱于神者默相多士牖啓厥衷砥礪廉隅昌厥詩文區區之心由茲大慰豈第念疇曩酬夙願而已哉時余歲試畢

暫歸于大梁官署聞祠宇落成竊幸是邦人士得以奉神靈而文治亦于是昌也爰泚筆而爲之記見石刻

重修節孝祠碑記　　　曾鴻邑令

國家刑于化洽雝雝肅肅海內女士皆有蘋蘩芣苢之風其不幸丁變故堅貞激烈與共姜伯姬爭光者例得以事實達諸禮部詔下錫金旌其閭復諭直省州縣特建節孝祠春秋丁祭有司肅將祀事所以彰明倫紀風勵閨闈者其典甚鉅新鄭節孝祠建于雍正七年而麗牲之碑缺焉歲久漸頹有司謂非當務之急因仍未葺乾隆三十四年學博謝君因襄肅祀涖止顧瞻祠宇愀然曰是豈非吾責耶爰商議醵金蠱者飭之缺者補之經始于三十四年十月十

六日落成于三十五年三月初十日而屬予爲記余惟學博君自幼失怙太孺人守節撫孤教養俾有成立學博君敬愛母孺人故視諸節孝如其母諸節孝子若孫能克其家者知學博君之敬愛母以及其母而瞿然於其母之神主風雨摧頹亟亟修葺以及於非其母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殆庶幾焉茲舉也糜白金纔七十三兩有奇雖非大作而於以教孝崇節砥礪風俗於 令甲不爲無裨是不可以無紀也至勸捐貢生劉如鈿廩生高特用監生劉本等督工監生高文玉增生張吏潔生員高燿彬皆節孝後裔例得並書見石刻

順寧太守暢亭劉公墓誌銘　　陳浩昌平人

乾隆庚寅七月余客宛南有素車杖苴自新鄭來者則順寧太守劉

公將塟孤子如鑾使其季弟如鐈請余銘其墓也公官
畿輔久聞其政聲頗悉而閩滇事蹟鐈往時又嘗爲口述焉爰約舉
其治行之尤著者而類次之公諱埥字原圃號暢亭其先由沛縣遷
新鄭代有隱德至鄉平丞公始通仕籍祖諱禎順治戊午選貢由别
駕司馬遷戸刑二部郎出爲黎平太守所至有惠政考諱曰燧廩貢
生以州同管桃源縣丞事
誥贈如公官公生而英異甫能言卽了了於口五歲失恃七歲就外
傅一授句讀卽朗誦無少誤稍長時取左國史漢八家文竊觀之隨
筆驅使有勃勃不可遏之勢年十五補邑庠學使湯公顧謂諸學博
曰此子才品出羣後未可量也自是文名日著每試輒高等由廩膳

生中庚子副榜雍正五年
詔舉孝友端方才堪辦事者河東制府田公以公首薦次年
命往福建以知縣試用到即委署莆田莆為興郡首邑於通省最稱繁劇甫下車收訟詞二千餘紙時值童試收卷七千餘又多未結之案公黎明出理詞訟口訊手判案無留牘夜然燭閱卷往往達旦三月釐然就理獄訟漸稀嗣是更署德化南平南靖直㥄㥄乎有餘裕矣上官咸以為能會丁父憂歸服闋補崇安仰趙清獻之遺踪益自勵凡事關民生者慮必除弊必革靡不親驗立斷劄以記之所刻宦閩公牘及封禁山紀事皆其成案也乾隆元年調臺灣彰化縣臺之生番每殺人以金飾其首置社寮以誇其黨而其地多產鹿及水籐

愚民貪利冒險每被害公詳諭而嚴禁之并立生熟番草地界毋許越民番悉安三年循例應陞及回省值福安海口水災急奉檄署事至則水勢寬廣數十里死者甚衆裸而逃於山巔者數千人公即捐貲以餬復發銀買衣袴分給之依山爲棚煑粥以食之旣造冊請賑而先賚俸金已二千餘兩矣及賑至男婦老幼無一失所者一時全活不可數計尋遷永春直隸州州未久丁繼母劉太孺人憂服除借補景州隨補遵化其在景也時雖未久然去之日士民遮道追送有至遵化境者謂其人曰爾得好使君矣灑淚而去遵化爲外藩孔道星軺絡繹旗民襍處馬蘭峪尤

陵寢重地祭祀物品所需護守官屬內監俸餉所由辦給恭遇

祀事上官多委之署無貽悞州事雖簡然公出日多歸則案牘堆積

有數月事一二日即了者在任既久清勤尤著

畿輔之稱良牧者必以之居首焉二十二年冬陞雲南順寧府知府

初抵滇撫軍劉即言順寧城工應修已估直矣所屬雲州有瘴氣亦

須移建其即趣辦及往會勘雲州牧與其士人僉以移建爲不便因

據實陳請制軍是之事遂寢而大擴撫藩之意矣於是順寧城工之

已估者令他員重勘減舊數之半以困之而公以爲借此一役以盡

守土者保障之心予之願也勞與費安足辭城工竣又捐俸倡建鐵

索橋於瀾滄江上以免夏秋泛漲往來覆溺之患橋長五十丈橫亘

洪流在滇中爲最雄郡人建亭其上勒石志功且作詩以歌咏之二

十八年秋兼護迤西道篆凡九閱月乃引年歸里時已七十餘矣歸葺舊廬別搆小齋于堂北疊石爲山蒔花種竹署曰疑山別墅又於陘山舊莊結數椽顏之曰中田有廬每風日清美杖履優游或濯足洧濱或散步山麓教子孫讀書守素業爲鄉先生以終老焉生於康熙三十三年七月九日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五子三如鑾考職監生如鏵監生如鏞增廣生孫男六演慶沿忠溱懋澤慈洞慧涵憙將以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二月三日塟於城北麟見岡新阡銘曰

孝友端方才可辦事周官三物此物此志公膺是選不愧此名歷官十年播爲頌聲黎平在前順寧在後繩其祖武稱賢太守瘞公何所

麟兒之岡吁嗟後人振振其昌見石刻

子產論

吳肅公宣城人

小人之難去也所貴乎謀國者時其緩急之機而已世之君子因衆怒所憑悶不急欲去之而小人者勢不可以卒去則反以中其身而禍延于國不少矣於是或爲調停隱忍之術夫隱忍調停君子所以妙其用于必勝而非以養癰縱患爲也故夫急之爲漢唐之宦官而緩之或爲唐之三思元祐之呂蔡豈不均可恨哉予嘗有慨于子產處子皙一事徐吾犯之妹子南旣聘之子皙強委禽焉子產執政而告犯曰惟所欲與犯莫可如何者已聽婦自擇適子南矣子皙櫜甲攻取傷而歸其屈直易知也乃子產以罪在幼賤執而數之以奸國

大節者五而放之于吳今夫買貨于市輸值而得貨則同買者不得爭況妻子乎謂幼賤之拒長貴爲奸紀也則士庶傭賤亦孰能保其室者又從而戮之使不容子產而黨亂人則可耳且夫鄭故嘗斷其獄矣游販奪人妻而見殺子展廢販子而召殺販者復其所戒游氏使勿怨焉彼其貴賤相去傷與殺之相懸則更殊矣曾謂子產爲政不及子展哉此吾所大惑也然則子產何以然乎鈞之弩引滿而注之度弗中機弗發也捕虎以阱不敢激怒之而必先之餌子皙殺良霄盟薰隧奚啻彪虎是未可與爭而子南其人必猶可以相折而又意滿于美姝之獲何卹夫謬數之虛詞珍之至則匿之恐不遠耳而不然者皙之淫恣而子南敵之固不若販所奪之之易必至干戈以

相鎩而子晳之悖既不可使勝又不應使子南殺之殺之則國體傷

于産藎熟籌之矣計莫若辟子南以紐子晳待其釁而殲之不難其

始告徐吾犯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嗚呼是可以識矣及其將爲亂

也乃自鄙乘遽而罪之而尸之夫然後知子産之隱忍而緩急之機

得也當其放子南而問諸大叔卽大叔以周公放管蔡爲擬而子南

弗慭意必有陰相爲謫者蓋調停之際微矣夫大叔固游氏宗而子

南之與也吾嘗以謂君子之去小人有自固其鄙以攻之者平勃文

驩是也有携其與者王允之用布是也有急之故緩者子産是也有

陽合而陰圖之温嶠是也謬而紿之促而乘之酈商之子呂祿王曾

之于丁謂是也夫不崇朝而去之無遺憾者舜誅四凶孔子之誅少

少正卯而已矣見衙南集　按肅公文已見上因失載此故補于後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七終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八　詩上　詩下

詩固藝文之一也然風雅源于歌謡後人僅以五七言當之非也黃時斷竹之什升菴楊氏取冠風雅遂編而輿人誦漁父歌次第載入後復采左國子史中語爲古諺斷文缺句無不蒐討識者寶若珪璧余竊取則焉間附敘系明作者之旨或錄舊註訓釋厥義爲上卷而以選體及近代諸篇爲下卷然必準諸邑乘相爲表裏否則不錄也其或名流涖止弔古興懷足爲山川增色亦亟登之若夫緇衣諸章列之十五國風者已日月俱懸矣何敢妄加剪截以取譏昭明也哉作藝文志八

詩上

彈歌

吳越春秋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於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劉勰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曰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註黃黃帝也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今吳越春秋作害非

有焱氏頌

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帝曰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子產誦二章（註一作歌）

左傳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褚衣囊也衣冠非法者收之不㦖服）

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古叶）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叶時吏反）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明郭子章六語中所載與此異不知何據附錄于後初誦曰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誦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

漁父歌 一作渡伍員歌

吳越春秋伍子胥逃楚與楚太子建奔鄭晉頃公欲因太子謀襲鄭鄭知之殺太子建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云云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云云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云云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漁者覆船自沉於江

日月昭昭乎寖已馳與子期乎 兮一作 蘆之漪 越絕載漁父歌云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

之碍

右一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將奈何

右二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合上章爲韻

右三

逸詩

左傳襄公八年楚伐鄭子駟引周詩

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云卜兆之辭詢謀也職主也言詢謀太多主爭作

羅網事

難成

〔左傳〕襄公三十年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以謀歸宋財鄭罕虎與焉旣而無歸于宋君子引逸詩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左傳〕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引詩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見昭公四年

古諺

〔左傳〕僖公七年春齊伐鄭孔叔引古諺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引古言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音當作蔭〉

〈左傳〉昭公七年子產聘于晉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子產引古言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左傳〉昭公七年伯有爲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子產引古諺

蕞爾國

〈左傳〉昭公十九年子產引古諺

無過亂門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宋人對楚薳越曰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按昭二十三年宋人對楚薳越曰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國語太子晉諫雍穀洛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同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公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引人言

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周語〕富辰諫以翟伐鄭引古言

兄弟讒鬩侮人百里

〔晉語〕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諫引古諺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爲黍爲稷之爲成也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惟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

〔韓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韓引鄙語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顏氏家訓曰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也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

〔韓策〕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

禽困覆車　亦見史記

韓策蘇代說向壽謂毋伐韓諺曰

貴其所以貴者貴註所以貴人所同貴亦見史記

韓策周最引語曰

怒于室者色于市與左傳同

史記蔡澤傳引韓子語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註韓子韓非子也

鄧析子語語之有韵者是亦諺之變也升菴楊氏載入風雅逸編黃才伯六藝流別亦如之故錄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蒙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一言而非駟馬不能

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列子語

生相憐死相捐楊朱篇引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古語

田父可坐殺周諺云云言田父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處以軟毛綈薦以粱肉蘭味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

良弓之子必先爲箕叶渠尤反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矢房也注曰學者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申不害語

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廢

韓非子語

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失鏡無以照須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僨奔音

哭子產語

史記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

子產去卿於切我死乎民將安歸按三語見史記其情迫而切其聲哀以長與左傳所載兩語如出一口蓋

當時鄭民哀痛之辭太史公述之必有所據也明升菴諸公著風雅逸篇博採韻語而未之及殆古語所云察百里者不能察目睫者乎

詩下

晉

韓非　　陶　潛柴桑人

豈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見陶淵明集補

南北朝宋

張子房詩　　謝　瞻陽夏人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纒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嬿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

儲皇肇允契幽叟𥪡飛指帝鄉惠心奮乎祀濤埃播無疆神武蹕三
正義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旂歷顥䆿飾像薦嘉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予慕周行濟濟屬車士粲
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飡和
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見文選補

唐

秋庭貽馬九并序　儲光羲兖州人

扶風馬挺余之元伯也舍人諸昆知己之目挺充鄭鄉之賦
乎乃貽此詩

伊昔好觀國自鄉西入秦往復萬餘里相逢皆眾人大君幸東嶽世

拙扃時巡浮亦從此去閑居清洛濱稍稍寒木直彩彩陽華新迭宕

孔文舉風流石季倫妙年一相得白首定相親重此虛賓館歡言冬、

及春哲兄盛文史出入幽高軌令德本同入深心重知己絳衣朝聖

主紗帳延才子伯淮與季江清濬各一本缺孤峙羣芳趨汎愛萬物通

情理而我信空虛提攜過杞梓夫君美聲德直道期終始孰謂忽離

居優游鄭東里東里近王城山連路亦平何言相去遠閑言獨淒清

萬里鴻鴈度四鄰砧杵鳴其如久離別重以霜風驚見全唐詩補

酬别留後侍郎　韓愈重見

爲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郤縠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來旌旆拂

晴天見昌黎集補

寄鄭二侍御歸新鄭無礙寺所居　皇甫冉丹陽人

何事休官早歸來作鄭人雲山隨伴侶伏臘見鄉親南畝無三徑東林寄一身誰當便靜者莫使甑生塵見全唐詩補

宿滎陽　白居易下邽人

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曲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兒戲時宛然猶在目舊去失處所故里無宗族豈唯變市朝兼亦遷陵谷獨有溱洧水無情依舊綠按公年譜文宗太和元年丁未公宿滎陽詩云生長在滎陽少長辭鄉曲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公生于新鄭自蘇還道過之見長慶集補

經溱洧　白居易

落日駐行騎沈吟懷古情鄭風變已盡溱洧至今清不見士與女亦

無芍藥名 同上

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白居易

天高風嫋嫋鄉思遶關河寥落歸山夢殷勤採蕨歌病添心寂寞愁入鬢蹉跎晚樹蟬鳴少秋階日上多長間羨雲鶴久別媿煙蘿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 同上

賀襄陽副使節判同加章綬　徐商 邑人

朱紫花前賀故人兼榮此會頗關身同年坐上聯賓榻宗姓亭中布錦裀晴日照旗紅灼爍韶光入隊影玢璘芳菲解助今朝喜嫩蘂青條滿眼新 又有句云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 見全唐詩補

讀陰符經寄鹿門子　陸龜蒙 蘇州人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鬬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得黷弄兵亦煩姦强自林據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翼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肎匡溷昏生民墜塗炭比屋爲冤魂祇爲讀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腪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昆侖晝短若夜永勸君傾一尊見松陵倡和詩補

奉和讀陰符經見寄　皮日休襄陽人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元機一以發五
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
昇高天失之沉厚地具烎雲木老大塊烟霞委白顚頊以降賊爲聖
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摯摯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舜惟一鰥
民冗冗作什器得之賊帝堯白丁作天子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
得之賊帝舜用以平洚水自禹及文武天機皆然弛姬公樹其綱賊
之爲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九伯
眞犬彘諸侯實虎兕五星合其耀白日下闕里孫是生聖人於焉當
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青紫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
斯姦臣痡於箠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隳

子將賊其道所動多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坎躓縱失生前祿亦多身後利我欲賊其名埀之千萬祀見松陵倡和詩補

馬陵　　胡曾邵陽人

隊葉蕭蕭九月天驅兵獨過馬陵前路傍古木蟲書處記得將軍破敵年見全唐詩

高士詠　　吳筠華陰人

廣成子

廣成臥雲岫緬邈逾千齡軒轅來順風問道修神形至言發元理告以從杳冥三光入無窮寂默返太寧見全唐詩補

冲虛眞人

冲虛冥至理體道自元通不受子陽祿但飲壺邱宗泠然竟何依撓挑遊太空未知風乘我爲是我乘風同上

鄭商人弦高

卓哉弦高子商隱獨標奇做謀全鄭國矯命犒秦師賞神一作義不受存公滅其私虛心貴無名遠跡居九夷同上

詠史　周曇里居失考

鄭相

鄭相清賢愼有餘好魚魚至竟何如退魚留得終身祿祿在何憂不得魚見全唐詩補

子產

爲政何門是化源寛仁高下保安全如嫌水德人多狎拯溺宜將猛濟寛同上

韓昭侯

去年秦伐我宜陽今歲天災旱且荒對此不思人力困樓門何可更高張同上

梳洗臺　　姜分司

鄭姬渺何許危臺今尚存地委象梳鉄土蝕菱鏡昏秋風悲白鶴夜月號淸猿我時訪遺跡感慨傷心魂見舊志　按全唐詩無姜分司名而舊志云唐人且譌作八景詩五絶載入盋覺可笑夫八景之作起于近代好事者因之遂無縣無景無景非八矣故止錄此詩而删其餘仍附唐人後復著辨

如左

宋

讀張子房傳吟　邵　雍 洛陽人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又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用舍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今已往不復見痛惜今人少此風 見擊壤集補

題周恭帝陵　李　淑 豐縣人

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迴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 見詩苑類格補

秋日閒居　楊　樸 邑人

忽聞高柳噪新蟬厭暑情懷頓豁然庭檻夜凉風撼竹池塘香散水搖蓮鱸魚鱠憶奔江浦焦尾琴思換蜀絃莫遣金樽空對月滿斟高唱混流年 見瀛奎律髓補

村居感興　楊樸

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 見詩話總龜補

七夕　楊樸

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見後村千家詩補

莎衣　楊樸

輭綠桑藍著勝衣倚船吟釣正相宜蒹葭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輕博換伊瀛奎律髓此詩對御所賦天下傳誦　又律髓載樸拄杖詩就客飲時擔酒去見魚遊處撥萍開二句未見全篇蓋處士東里集久已失傳見于諸書者僅此故附錄志中至已見雜志者不重載也

楊樸墓　黃庭堅分寧人

三尺孤墳一布衣人言無復似當時千秋萬歲還來此月笛煙莎世不知原註楊樸喜吹笛嘗作莎詩極工　見山谷詩鈔補

張良　王安石臨川人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世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

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見王荊公詩集補

吳正肅公挽詞　王安石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邱謀讓禪諶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見王荊公詩集補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朝廷終倚賴轉襚極哀榮豈愧公孫相平生慕董生同上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同上

具茨憶濟北弟姪　晁冲之濟北人

久留思君子生涯滞故鄉獨携高士傳秫憶紫香囊合楊言猶在同堂樂未央翩翩春艸夢隨意遶池塘 見其茨集補

和十二兄　　晁冲之

我家溱洧間春水色如酒嵩少在吾旁日夕意亦厚田園雖不廣幽興隨事有藥畦灌陳根芋區採新首春郊餉耕徒秋社接酒友飽誦傳家書促釀供客酬益知簡易真未媿疎拙醜邇來居東都物色不見柳造次遇摧折荏苒及衰朽欲歸便可爾未知公果不 同上

留别江子之　　晁冲之

盡室飄零去上都試於溱洧卜幽居不從刺史求彭澤敢向君王乞鏡湖平日甚豪今潦倒少年最樂晚崎嶇故人聞貴甘相絶别後君

須寄一書同上

初來東里　　晁冲之

乘流從此去河漢失清都送騎沙邊散征帆雨外孤挾雌樓隴雉生子哺巢烏宇宙將焉往飄飄盡畏途同上

至東里次前韻　　晁冲之

茂陵家四壁不必在成都老矣招魂苦傷哉問影孤市中寧有虎屋上豈無烏四海皆行路吾何必此途同上

楊逼老移居圖　　林希逸福清人

憶昔移居詩在集篇篇好就中語奇絶最是涉與島誰歟作此圖題以楊逼老行行四五八長短各有荷瓢者帽且髯席者頭不裹或牧

而尚髫或負而似跛孟光衣頗寛靈照袖亦拖一兒解持筆一兒纔

剪髫處士獨跨驢牛乃背其媼彼羊驅于前彼猫肩于左琴二荻籃

雙生計亦甚鬆應嫌俗人知必住深山可低眉得何句手卷豈其稿

若逢李十二定復歌飯顆蕙苡或招讒胡椒能惹禍君子哉若人萬

物備于我見南宋詩選補

元

張良詠　郭鈺吉水人

韓成未死思報秦漢燒棧道吾兵神韓成已死思報楚始知漢王乃

天與昨日相從赤松子今日已見淮陰死控御天下漢業崇不受控

御眞英雄見靜思集補

明

答余新鄭　　高　啓 長洲人

前年吳門初解兵君別故國當西行有司臨門暮驅發道路風雨啼孩嬰倉皇不敢送出郭執手暫立懷憂驚我時雖幸脫鋒鏑亂後生事無堪營移家江上託地主閒園借得親鉏耕春朝起沐日照屋野卉雜發鳴鸝鶊思君萬里不可見對此涕淚如盆傾有壺當軒忍自酌有句在卷邀誰評走投北郭問消息一客爲我言分明君初隨例詣闕下有旨謫徙鍾離城齎無囊金從無僕棄家獨去何惸惸長淮黏天趣前渡牙眼怖客浮鼉鯨到州鞠躬謁太守脫去官籍儕編氓城荒無屋寓來客旋乞廢地誅蓬荆異鄉何人恤同患喜有楊子兼

徐卿日高破竈煙未起閉戶不絕哦詩聲去年聖恩念逐客特賜拂拭加朝纓勅君赴沐聽銓擢路算舊驛猶千程沙河無雨夏雲熱茹葦夾岸多蚊蝨舟中感癘得下泄刃攪腸腹聞咿嚶荒塗無藥相救療伏枕兩旬幾殞生終藉神明佑吉士疾勢漸脫身強輕一官署作新鄭簿捧檄已去詢田叟我雖歷歷聽客語虛實未察憂難平初春天子下明詔欲纂前史羅儒英菲才亦辱使者召辭謝不得來南京日斜出局訪君舍草滿陋巷春泥晴入門小女識父友延拜學訴艱難情且云父意念家遠新遣爾卒來相迎須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如瑰瓊自陳前事頗一一與客舊說無虧盈讀終呼卒問彼土卒言幾年經戰爭河山蕭條縣雖小民少姦詐多淳誠春秋古稱鄶子

國溱洧水活魴魚頳雌兔咻咻草間走雄雉角角桑顛鳴谷深稀逢
種田者時有射戸棲山棚霜天赤棗收幾斛剝食可當江南秔官來
撫民務無事鞭挂壁上無敲搒寒廳吏散獨坐嘯遠對嵩少當檐楹
聞之離抱頓舒豁如汲清露醒朝酲便因卒還寄君語此邑小鮮聊
試烹幸逢昌朝勿自棄願更努力修嘉名吾皇親手攡高彗灑掃六
合氛塵清海中篚筐已入貢隴外戸版初來呈大開明堂議禮樂學
士濟濟登蓬瀛太廟冬烝薦朱瑟千畝春耤垂青紘用材不肯略疎
賤銖寸盡上天官衡況君磊落抱奇骨不異一鶚秋空橫豈容久屈
簿領卜天道始塞終當亨文章期君歸黼黻借問報政何時成見明詩綜

補

秋日新鄭署中懷兄弟　余堯臣永嘉人

秋至憶兄弟蕭蕭木落初如何去鄉國不見有音書漂泊全無定存亡半是虛風塵幾時盡還似昔同居見明詩綜補

相別幾多時相思淚滿衣家貧經難久世亂得書稀作吏誠全拙從軍事亦非鄉心秋塞雁盡日向南飛同上

洧水　孫原貞德興人

二水並東注映帶城南北往來行路人病涉今猶昔緬懷乘輿濟存心惠爲德古道誰復然川流日不息見舊志

武公臺俗名交印臺非　孫原貞

武公昔築臺拜受天王恩東還樹勳業殊錫延後昆國祚逐運化遺

迹今猶存悠悠百世下不忘周室尊上同

鳳凰臺　劉經邑訓導

崇臺洧水濱昔有鳳凰集朝陽不復鳴荒基徒屹立漠漠飛塵紅萋萋豐草碧鳳兮去不回使我長嘆息見明詩綜補

謁魯齋先生祠　劉經

先生鍾靈秀德盛道亦尊上承鄒魯緒下沂伊洛源窮居踐清苦輔相陳經綸悠悠芹泮地祠宇重見新見石刻補

賦大隧　李夢陽扶溝人

賦大隧兒賦隧中母隧外母思啟段段已舉不及黃泉是何語頹人不來其柰汝頹人不來猶之可俎上分羹痛殺我見空同集補

張良　何景明　信陽人

子房號人傑像貌非魁偉報韓志已成翊漢功亦美出奇掉三寸舌勝在千里一過黃石公還從赤松子 見大復集補

新鄭道中　何景明

客路臨新鄭雲沙望轉平夕煙生斷塹野水入荒城下馬看碑誌逢人問地名千秋陵谷在懷古益多情 同上

新鄭學宮夜宿　薛瑄　河津人

清飈摵摵響林柯夜宿秋堂冷簟波睡醒不禁鄉思切滿庭明月候蟲多 見列朝詩集補

新鄭懷古　薛瑄

經行鄭國舊山川禾黍秋風駐馬看煙草幾灣流水在荒城千載暮雲閒時門雨歇無龍鬬大隗山高只鳥還借問當時賢相國幾多遺愛在人間見舊志

子產祠　　秦金無錫人

瓣香端拜大夫祠千載高風想見之愛士不忘鄉校化濟人猶說乘輿私雲連碧草迷荒塚雨濕蒼苔卧斷碑鄭國山川登眺裏獨留遺愛不勝悲見舊志

立秋日盧溝送新鄭丞少師相公　　嵇元夫歸安人

單車去國路悠悠綠樹鳴蟬又早秋燕市傷心供帳薄鳳城回首暮雲浮徒聞復騎宣乘傳不見群公疏請留三載布衣門下客送君垂

淚過盧溝 見明詩綜補有詩話詳雜志

溱洧問渡　　黃　肅 邑令

溱洧與溱春流快淪浹長懷濟輿人抗聲歌苦諫 見越風補

如鄭寄高存菴先生　　魯懷王子 朱觀熰 中立

舊遊一別五秋螢聞道經時兩鬢星憶闕夢深魂欲斷登樓眼濶醉初醒喜看宿望留天地莫訝升沉類梗萍暫把琴書消暇日好音行見下彤庭 見墨跡補

贈中丞高存菴先生　　寧藩瑞昌王四世孫 朱拱柄 白賁

紫薇香裏日初長八位堂中政澤揚會見夔龍真相業誰言班馬只文章烟消遠塞霜威肅星耀中台夜氣光文武全才今有幾勳庸佇

擬翊陶唐見家乘補

宋王狀元墓　王尚絅 郟縣人

朝驅鄭郭門墓投東里村道傍城皐寺云是沂公墳沂公沂公宋王朝曾狀元宰相公才能立朝正色屹無朋兩宮調燮佐中興赤手扶天天欲倒趙家社稷云誰保簾帷當時焚諫草平生有志無溫飽淚淚黃沙臨洧地牛眠馬鬣知何處西有子產東晉公旌賢千古祠堂同自昔忠孝臣死後還爲神今古等朔暮煙花秋復春祠前洧波渤潏在東去年年終到海見蒼谷集補

過陡溝　王尚絅

龍水橋邊舊主家霾風曾記煑山茶當時院落無人住蕎麥惟留雨

後花同上

子產鋪用韻呈洪大尹謙守　呂　懷永豐人

鄭公宮闕已邱墟子產鋪前春自如絕嶠尚聞中土祝夕陽猶下楚人車郊衢白日憂貒虎州郡何時罷獵漁見說鄢陵羣盜起故人撫字莫教疎見明文徵補

謁歐陽文忠公墓　伍　全安成人

公本廬陵彥卜居潁水涯一身渾是寄四海即為家文體今回古勳名正勝邪孤高何處弔日月自光華時制正祀典公以先儒從見嘉靖辛卯石刻補

新鄭懷古　劉　咸泰和人

大隗綿延接抱犢溱河洧水混微茫謝花城廢秋初老駐節臺高艸

半黃鄭國諸賢遺跡在宋朝多士古墳荒只今惟有高岡月曾見當年集鳳凰見舊志

新鄭懷古　孫子良

行盡中牟入鄭來白雲縹緲好山開濟人已去猶存廟駐節曾聞尚有臺古渡煙銷秋水淨荒林日落暮禽回更嗟鄭武分封後幾度興亡事可哀見舊志

新鄭懷古　曹璉永興人

鄭國新遷自武公江山還與昔時同溱河水淨鯨吞月隗嶺春寒虎嘯風避暑洞存碑刻廢種花人去御園空城西多少先賢墓狐兎羣遊宿草豐見舊志

謁魯齋先生　曹璉

地靈鍾英傑先生向軒昂傳道泝濂洛佐世際虞唐悠悠千載下道廟巋宮傍斷碑不可拭令人三感傷見石刻補

白龍湫黑龍潭　鄧林

嵯峩大隗峯上有蛟龍窟靈源何混混佳氣常鬱鬱白晝吐烟雲午夜澄星月歲旱祈禱之雷雨應時發見舊志

謁歐陽文忠公墓　劉魁廬陵人

慶歷稱熙𬊤先生坐廟堂闢邪崇本論廣孝表瀧岡六十全身蚤文章此脉長孔庭增俎豆吾道倍輝光見石刻補

望新鄭古城次日閱新城賦此　栗永祿長治人

周時遺址今猶在鄭伯分茅控此間南對一山誇虎峙西來三水羨龍環重城總扼中原道萬堞新增七里關此舉艱勞非得已端收保障慰愁顏見舊志

子產祠　楊　爕 江津人

溱洧河邊子產祠鄭侯城下黍離離惠人懿範應難見君子高風何處追塵世幾更山色在英雄如夢鳥聲悲行人馬上空回首落日荒郊不盡思見舊志并石刻

漁父冢　劉　槃 邑人

黃崖東畔兩高邱傳是漁人葬一抔歲事蘋蘩無薦祭天晴樵牧有歌謳方春樸樕荆榛茂落日縱橫狐兎遊不見孤舟何處繫洪濤日

夜白奔流見舊志

鳳臺　　吳道明元城人

人傳百鳥滿山阿鳳去今猶見鳳臺一望冉邱千萬里不知此日爲誰來見舊志

鄭莊讌集　　高拱邑人

上公開勝宴劍履集城南地敞花香入亭虛水氣含窺筵喧雜鳥列障起層嵐敢接夔龍武追陪愧盍簪見文襄文集補

秋暮東園與友人話舊

班荆依復磴列藉撫幽泉高樹延殘日荒城澹夕烟感時心欲碎嘆逝淚同涓去去還留語霜明草閣顚同上

别墅　　　高拱

素心耽曠寂沉跡向林坰巖壑天開勝龜龍地伏靈著書雲外閣稼雨中亭烟路誰馳勒山猿莫浪驚同上

次新鄭慟高少師肅卿　　　范守己洧川人

秉國當年贊帝猷先朝玉扆儼宸旒姚崇死去名長在盧杞生全恨不休東里新祠高鄭相西州舊路慟羊侯所忠未有君王問封禪遺書肯上投見御龍子集補

新鄭瘞蝻　　　李昌祺廬陵人

七月月生䲣蝻出溱洧疆始焉學躍跳倏忽羽翅長所遇牾郊坰犲復遺稻粱坐令饫飽腹立化饑餒腸督民殄斯類晨夕紛遑遑驟突

爰爇[illegible]炬火明山岡燎焚弱質燼撲擊微骸僵卒夫載朽背絡繹持筥筐穿穴掩腥穢作豕官道傍罪浮彼破鏡雖死安能償蝮蛇實搖處已疾傳醫方簽蜂誠小物亦解奉其王啻蠶必吐縷世賴克衣裳畏蚊恐嚌體幬幙席與牀青蠅奚足憎赤蟗應可防編竹蟻知報勤誦螢聚光致爾蟖蜴驗起痺全蛆良原性殊善惡稼穡咸無傷獨茲口吻酷黍稷爭先戕乾坤動物夥去爾庸何妨吾將告眞宰投畀魍魅鄉昆蟲永無作歲歲歌豐穰見明詩綜補

過陘山子產墓　錢天錫沔陽人

雨雪關河恩不禁陘山春樹尚蕭森荒逵欲盡羣生血古墓猶深慈母心美錦艱難虛令德皇華潤色少知音徵求此日須君急児復干

戈塞上壽見舊志

懷王具茨　劉理順杞縣人

佹爽多屯蹇烟霞暫掩門數莖白髮短一片赤衷存世事干戈重人情車馬奔桃華穠矣盛何似野梅尊見文烈公集補

東里春遊　徐明善郃陽人

雨晴東里艸萋萋綠徧平原望欲迷金縷沸音黃鳥弄錦韉馱醉紫騮嘶露曉垂柳紛連岸風颭飛花亂點溪紅紫芬芳遊賞罷歸來日落小橋西見舊志

風后頂　阮漢聞尉氏人

風后名爲相握奇經蚤傳何須下元女已足洗潙川文熾從分轍功

高必讓權若爲防五大旃厦有燕然也風后頂即具茨山見太冲集補
輿矣溱驪塢騷然木石壇天師知害馬民牧幾祥鸞窟室先春煖瓶
罌計日單誰憐肥瘠異犀雀是悲端上同

新鄭子產祠祠建自高文襄文襄有天賜樓臺一區　阮漢聞

古今溱洧水風日野田居積雨收雌霓殘匏醉老漁垣同晉壞館人
憶舊乘輿相國樓臺圯流螢照御書上同

新鄭古城　阮漢聞

何處桔柣門行行古城口半陁突荒溝平蠹延培塿徑仄谺然開踵曳
墮而陡僑罕所力撐晉楚幾分蹂虎牢昔借防龜鼎無復　紐脅據
以膺擊六雙等青首大鳥俄絕吭閱世殘堵壽溱瀏秉蘭芬楚楚謔

陽九蕥谷多條其子吾亦何有同上

新店抵山　阮漢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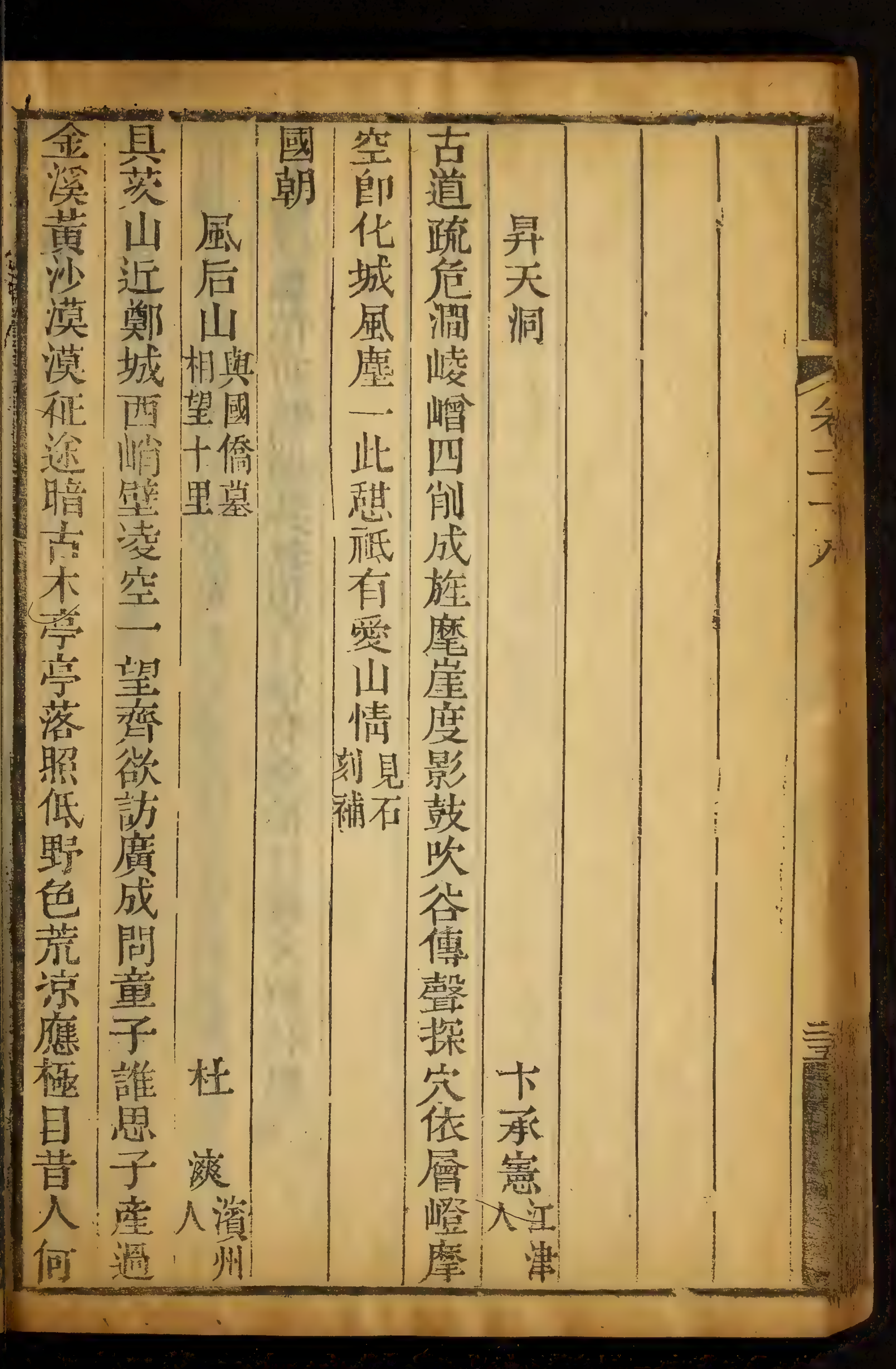
山投愜情慮野洑隔沓噂新剡無齟茸零雨有瘵蓑元黃亦忘疲蒯勒況彌緩烟坂耐許修雲巘覿屢覩衍蘚乃橫槎藩蘿巳垂隒巑潺與平分茭棟庶徐葳歌同桑者閒餉得飧餘儁適哉日月私謝矣風雲感同上

新店白太學齋中坐雨　阮漢聞

暄薄初收雨宵零再値驫所欣投鄭驛只欠拜歐墳路似谿橋斷山無檜號分窻蕉連檻竹醒解靜堪聞同上

其茨山　阮漢聞

玆山盤鄭郊絡繹連嵩門西南開黛色曖曖迎朝暾幽岩隱洞壑陽
嶂資陵園冥濛翠微表灑落潢窪噴雲瑞攢秀崿林際窺仙源上古
有眞人身晦道彌尊肇來軒后駕虛心求至言冎成御飛龍遵迴升
閶崑往牒信可稽遺墟無復存惟有桑榆日嚮夕照秋原上 同



昇天洞　　卞承憲 江津人

古道疏危澗峻嶒四削成旌麾崖度影鼓吹谷傳聲探穴依層磴摩空卽化城風塵一此憇祇有愛山情 見石刻補

國朝

風后山 與國僑墓相望十里　　杜漺 濱州人

具茨山近鄭城西峭壁凌空一望齊欲訪廣成問童子誰思子產過

金溪黃沙漠漠征途暗古木亭亭落照低野色荒涼癒極目昔人何

去歎蒸黎見瀟湖集補

張子房　　崔華太倉人

好女張子房夜半講三略慷慨念舊君艱辛向京索翩翩渡鴻溝美人亦零落此意告赤松報韓不受爵見感舊集補

過新鄭高相廢園　　王廷璧祥符人

綠野鶯花地蕭條剩廢磚龍衣方借補鶴氅已歸田蛙亂秋池月雞鳴冷巷烟何如李衛國癡淚灑平泉見府志補

貝茨山經舊周藩墓　　趙賔武陽人

麒麟十里卧青藤隧道年深石柱崩過客無勞生憤懣秋風草滿漢諸陵見學易居集補

盡砍松杉剩井幹影堂無復玉闌干傳聞更有傷心事泉壤空存舊石棺 同上

新鄭道中　沈荃 華亭人

具茨山下路躑躅屢經過古殿青松冷荒陵白露多金凫隨蔓草石馬卧山阿我亦悲秋客登臨奈若何 見釋堂詩選補

度大騩山同子山季淡　沈荃

策馬春山道和風拂面輕磵花不辨色谷鳥自成聲陟磴看雲立捫蘿倚險行良游偕勝侶到處欲題名 同上

石密初無徑林開忽有天松杉高蔽日枳棘暗藏煙金鼎仙人竈丹砂玉女泉崆峒原不遠笙鶴去何年 西即崆峒山相傳是黃帝問道處 同上

豔陽三月暮花與石牀平暖日蟲飛亂空山雉雊清澄懷觀萬彙真甚理悟羣生溪水涓涓碧相將濯我纓上同

峭折千盤上微茫一線通馬嘶清澗底人語翠微中仰面峰疑墜回車路已窮松間聊息影謖謖下清風上同

入谷方停午斜陽度石門雙崖出木末巨壑劉雲根潭黑蛟龍伏風腥虎豹屯行人矜險絕相戒莫停轅石門最險常有虎跡同上

聞昔巖棲者閒閒物外情晨炊敲白石夜雨斸黃精茆屋秋能補山田歲可耕堪嗟離亂日豺虎遍縱橫上同

猶喜烽煙息翻憐卬壑存年荒收橡栗日暮散雞豚耕鑿還相慰篝車未可論停驂話田父悽惻下山村上同

谿谷行將盡坡陀只此岡僕夫告饑渴我馬已元黃落日平田綠孤城遠樹蒼幽期還未卜回首碧雲長同上

泊河月夜　沈　荃

雙泊澄波靜秋清月復明乘槎應有客不待海潮生同上

過新鄭有感　李及秀玉田人

薄暮黃埃盡蕭條見旅城荒林藏雨氣古道瀉泉聲鑄鼎懷前事摹碑感昔英誰稱遺愛者中澤有哀鳴見通志補

鄶國訪子產祠不得　佟鳳彩奉天人

攜朋日暮訪賢祠滿眼荆榛卧斷碑子產教行謳上下田疇恩渥普公私承風未遇心如醉對景空嗟世已移試望梅山青漸老荒雲[illegible]

古鄉曲　趙士麟 澂江人

歷山復見山蒼翠沾衣袂風俗近青淄道旁垂棗柿 見讀書堂集補

廣惠橋　趙士麟

欲免涉者寒遂令涉者載桃李垂街衢昔人頌遺愛 同上

望具茨山　趙士麟

淑氣何磅礴升高望具茨階庭生屈軼山塢訪神芝四相隨朱輅千官擁翠旗受圖與鑄鼎千古至今疑 同上

具茨山　潘耒 吳江人

行盡平原不見山晴霄今喜見孱顏層峰迥出空同表秀色橫鋪汝

顙聞軒后不來雲踏靄仙童無處藥斑斕中州大有殊庭在乞得閒身取次攀見遂初堂集補

寄門人傅公定新鄭廣文　耿介登封人

天地設彝倫聖人埀教鐸降衷豈有殊狥齊稱先覺虞廷傳精一孔門訓博約上下千餘年有教斯有學孟沒道遂息統緒接濂洛考亭大其宗譬彼雲漢倬風軌已云遠微言希領畧人心旣沉淪利欲日煎鑠誰能挽頹風去漓還其樸君今開絳帳多士欣有託古者善陶淑先之以禮樂禮使有執持樂令心澹泊內外交相養俗情一洗濯飲食與日用鳶飛共魚躍見逸巻存稿補

貝茨山行　史廷桂蕭山人

問程不覺遠溪轉又盤門樵斧遍山響童歌答澗喧昔人曾訪道而我欲忘言色靜深松裏斜陽下槿原見越風補

望大隗山　劉光禎遼陽人

軒帝曾經具茨遊鬱葱佳氣望中收君看絕頂雲生處應有仙人在上頭見舊志

謁歐文忠公墓　李一榴邑教諭

寒風古柳總坵壚看到空濛落照餘獨向墳前頻下拜少年曾讀使君書見舊志

戊日謁祭子產祠　朱廷獻邑令

模範猶傳鄭大夫香醪薦罷轉踟躕一時遺愛歸廬井百代高風

版圖社鼓尚看民報賽野祠肯使草荒蕪追芳有志恐難逮敢問輿人誦也無見舊志

庚午冬日署中見雪志喜　朱廷獻

雪固萬方瑞在鄭更足喜土磽春雨愆入秋旱未已詢之老農云旱後蝗必起秋苗嘆鮮登蝗毒恐難底惟冬得大雪祥生災自弭邂逅聞斯言瞻望日翹企臘月朔及晨彤雲佈遐邇須臾寒霰零几案積成咫滕六散瓊華盈尺兆豐美山川鋪晶鹽林木罣冰樂河腹凍且堅何有于溱洧輿梁歌濟乘徒杠亦迤邐流膏浹土膚螟螣悉已萎非特殄夭札行將歌櫛比嗟哉亭毒功億兆同一視余也忝民牧厥職維怙恃境宇鮮菜鵝食祿方免耻念茲憂樂并矢口成瑞紀詩看

新禾生持以獻 天子同上

輓明殉難邑令劉默庵先生　　謝國安

刼火燒殘世狂瀾孰自公孤城驚鼠一死薄輕鴻洧水燐猶碧濂堂鳥更紅當年殉義者典祀亦須同見舊志

大隗山　　石日琮邑令

曾受神芝是此山春風無恙黙苔斑只今仙去知何處留得晴嵐一洞間見舊志

陘山　　石曰琮

山岩石壁鬱嶙峋東里墳前薜徑深試問夕陽西下處年年返照是何人見舊志

馬陵道中　洪　昇（錢塘人）

月沒沙飛高岸崩馬蹄昏夜蹋層氷白楊樹裏青燐火直照行人過馬陵（見感舊集補）

子產祠　呂履恒（新安人）

故國存遺愛空山一古祠野外碧天遠林間春日遲君子能博物諸侯賴有辭東偏舊屬邑伏臘自當時（見夢月巖集補）

大隗山　呂履恒

軒皇問道處巖壑舊崢嶸向夕山光合高天雲氣生陰湖龍未下嶰谷鳳初鳴渺矣神仙蹟徒勞漢武情（同上）

行經新鄭　呂履恒

故國東偏驛路開輕風南陌靜塵埃川原浩浩隨雲草樓堞蒼蒼上雨苔巷廢誰憐京叔美祠荒還紀國僑才元臣華表停車問欲采芳蘭薦夜臺高文襄公墓在城北同上

雙泊河　呂履恒

雙泊河濱帶石田霜清水落響秋烟獨憐鴻雁孤城影却羨登臨九月天楚客魚鹽通野市吳姬庖湢在江船漁燈社鼓新來盛父老猶傳集鳳年同上

同呂侍御元素過新鄭侍御有妹隨壻在官予兄弟五人天各一方感而賦此　宋聚業長洲人

憐余兄弟各西東一處離情五處同音問久疎雲樹外笑言蹔接萼

魂中根浮春水漂萍葉影亂秋風叫雁鴻今日停驂新鄭道羨君兄妹樂融融見國朝詩別裁補

謁文襄公祠　　潹士昌

依然祠宇不沉淪石榜鱗榱洞牖新風雨當年承顧命山川異代識元臣箱天想像明如月城闕蕭條浩有神堦下碑文廉吏重又從知已露全身見石刻補

謁文襄公墓　　趙御衆直隸人

離離石馬碧秋岡閣老衣冠冷墓堂隆慶六年懸劒舄尚書九德憶文襄和羹未辦鹽梅實去國纔留月旦長聞道江陵同顧命不知誰侍白雲鄉見石刻補

重修高文襄公祠　　趙御衆

顏坊駕祠牖俎豆俯城衢我來敬瞻拜慨焉增躑躅先生在揆席挺
挺大臣模廟籌格丹楓稽古追都俞當其顧命時姬旦期與徒平生
秉剛德太阿光斗樞胡爲輕去國弓劍不可呼陰霾翳白日禍機伏
交蘆皇恩本浩蕩歸馬眷長途欷歔松栢聲空山老鹿廡雖蒙身後
榮忠悃抑已孤野火跳封豕傾棟竟誰扶每讀所遺稿南枝啼夜烏
賢宰來何暮榛莽重芟誅表章力潛通孰謂精爽無挹藻滌香几勒
碑樹貞瑜嚴霜下明月酌水東生芻興廢鑑神理先後同摳趨滔滔
溱洧流寧復涯斯須　同上

遊風后山　　張信　邑人

恠石騰天馬嵯峨百丈懸艸香深覆逕竹密細聞泉避暑徵遺蹟上有黃帝避暑宮遺趾 探奇得古編 風后著有握奇經 風吹塵垢去凴覽一翛然 見懶餘集

望大隗山　　劉曰煃 邑人

曉來放眼對西山爽氣凌秋翠欲斑便擬乘風飛絕頂採芝長伴白雲閒 見舊志

登風后嶺　　趙王楫

碧澗流泉似舊時到來三度自題詩如今更上峯頭望扶杖空憐鬢欲絲 見舊志

遊臥佛寺　　王九式 邑人

獨遊城市外白袷扣禪關勘破浮生夢誰如臥佛閒雲浮鴈塔迥苔

照石梅斑清景何人會酬歌日暮遲見舊志

溱洧晚歸　　高緒之邑人

日日行人過鄭河河中秋水照人多我來問渡不知處但見野鷗飛白波見存遺集

神芝圖歌　　劉玉威禹州人

崆峒矗矗凌雲起東接有熊舊帝里曉日深山翠葦來爲訪廣成之仙子黃蓋峰前了髻逢手持玉檢雙瞳喜金芝九葉燦生雲神光搖瀉画圖裏願祝吾皇壽萬千瑞草更非靈丹比西池不數王母桃函關漫說盤根李天生神物幻奇蹤世上丹青敢媲美我來欲覓古仙人一澗落花隨流水見舊志

登陘山謁鄭公孫大夫祠　余亚華 禹州人

突兀孤峰疊翠螺大夫遺廟在中阿孰非製錦爲民牧幾見推心盡撫摩百代謳思留俎豆千年惠澤著山河只今溱洧驅車過猶憶當年誰嗣歌見舊志

送新鄭劉元達卓薦回蜀　吳襄 青陽人

連歲殊勳奏玉墀把麾出守道逶迤清風未改三傳譜美政曾留萬口碑白首相逢增意氣丹心到老繫恩思過家珍重皇華路羸騎炎天入蜀時見文簡詩集會

新鄭阻雪投城東開國寺　胡浚 會稽人

東馬高蹄沒寒深凍似蠅犧行三日雪谷汲幾層冰樹折埋漁塚屋

封眩馬陵燎衣須乞火窟戸叩山僧見綠蘿山莊詩集增
珠觀輝樓塔銀沙幻野池報書猿更粟巢頂鵲方饑屋小圍爐易村
遥得酒遲息勞悟塵妄抵作雨花時同上

縣署即事　　陳昌國署令

未有鳴琴化深慙載鶴過風塵終偃蹇容鬓漸蹉跎期月歡游少崇
朝磬折多唯看庭下樹春雨長藤蘿見石刻增

謁子產祠　　桑調元錢塘人

兵爭王澤竭波蕩民風頹慨想能爲國閎濟非公誰荒闉祠宇在下
馬拜階墀白日隱高樹春風吹綱絲何人嗣芳躅令我紛涕洟翩翩
吳季子投分固其宜見張甫崗山集增

題子房宮　高鵬程邑人

秦政席捲潁川土横陽得王自三戸此時君侯隨東歸所仇者秦報者楚韓成歿作亡國人佐漢滅項烏江濱所報者楚仇如秦英雄非因人成事不愛千金昔奮義博浪誤擊下邳走誰言匹夫可奪志藉令蒼海一椎祖龍死君侯從此亦逝矣何來黃石公烏有赤松子見東園草增

鄭東古神槐碑行　張開東武昌人

新鄭東門古神槐屈曲盤礴凌高臺城狐社鼠不敢過海鴻野鶴相徘徊幹圍四八長二丈挐枝槎枒青天開刳腹玲瓏若龕壁中抱碑石迸蒼苔當時邑宰禱神雨劃然霜皮走電雷垂天烟雲生樹杪一

霎滂沱遍九垓此碑已載前明事此樹安知何代栽功在生民澤在物誰憐老身立崔嵬碑石不爛樹不朽神乎神乎天所培見題壁詩增

新鄭陳人歌　張開東

新鄭自子產墓外有唐裴晉公墓及宋歐陽文忠公勅塟臨淯鄉蘇轍作碑記陳文惠吳正肅兩墓碑則又歐陽氏所撰也至于呂文穆呂正獻王曾曾公亮鄭居中俱奉勅塟曾宗道墓亦載在邑乘而五代周嵩高陵慶陵順陵並居其境內焉山川荒涸今昔殊觀乃並作陳人歌

唐裴晉公平淮西昌黎碑字驚龍螭韓文繼者廬陵起高碑鴻文見蘇子兩公俱塟新鄭鄉又見二碑出歐陽一陳堯佐一吳育赫赫炎

宋稱鉅族王呂諸公御賜碑五代三陵高雲霓可憐金蠶與石馬如今寂寞荒林下君不見自古王侯將相一轉蓬白楊蕭蕭生秋風唯有文章在天壤時吐寒芒光萬丈 同上

游吉　張開東

不見火烈民終殺萑苻盜始信老成言惠人非爲暴 同上

韓非子　張開東

刑名始申韓六經道漸絕豈知孤憤書翻爲李斯滅 同上

新鄭高文襄公故宅　劉應陛 信陽人

井巷歸然故宅存十年踪跡謝華軒可憐身後蒙驂乘不及疲驢出薊門 見貽簪集